

劇喜場五幕四

曉春山河

作翼鐵吳

版出社究研戲

河山春曉

吳鐵翼著

人物：

周安甯——都市裏常有的小姐，愛盧榮，終於上了盧榮的當。

汪頤——周家的僕人。

鄭幼齊——三十來歲，少年老誠的一個青年，和周有世交之誼。

羅大琨——藉非法營商起家，又藉非法營商死去的人。

客人——西裝跳舞朋友。

吳先生——時髦少年，曾一度做過羅大琨的伴郎。

趙小姐——摩登小姐，周繼結婚會充女賓相。

袁嘉禮——是一位腦筋復什的青年工程師，一度單戀周安甯，後來專心於屯墾工作。

李鈞——袁嘉禮的同學，同事，同志，也是一位工程師，人很達觀爽快。



809019

楊紹玉——李鈞同學的妹妹，兄死於國難，後隨李鈞屯紮，曾替看護，是一個吃苦耐勞溫婉多情的女子。

藍光期——藝務工作負責人之一，辦事能力很差。

王萬忠——藝工甲。

高福田——藝工乙。

陳寶祥——藝工丙。

劉長壽——藝工丁。

張義禮——藝工戊。

偵緝員——經濟警察員。

其他

第一幕

時 第一年春季一天下午五時許。

人 周安甯、江順、鄭幼齋、羅大瓊、客人

、吳先生、趙小姐、袁嘉禮、李鈞、楊

蕙玉。

景 周安甯家的飯廳。

這是一間相當富麗，而且四通八達的房間，正面有一間通甬道，從那裏可以上樓也可以到廚房裏去，從外面來的人更是必經之路。一邊是一個闊大的門，通着客廳，這客廳也通着甬道，那就說從外面來的人只要從甬道上就可以進客廳或是這一間屋子。闊門的對面是一雙高大的落地窗，外面是花園。室內粉刷了助餐的奶油黃色的牆壁，配着好幾幅鮮艷的油畫。雪白的大罩燈懸在室內正中。兩隻同樣的伙食櫃分擺正門的左右，橢圓形的餐桌放在偏窗的

中央，圍繞着餐桌的有十來把椅子，餐桌鋪着玫瑰紫的桌布，其上擺着杯盤刀叉，大量的西點冷菜大瓶的鮮花，靠客廳大門的一角有一個精巧的茶几，其上是一具電話機，旁有一張舒適小案茶椅。其他尚有椅几分擺在適當的地方。

開幕 從客廳走來一位盛裝的小女，這就是屋主的小姐周安甯，（以下簡稱周）很興奮的來查看所預備的茶點。

周 （發現了茶點太少了，轉身對着長窗高喊。）李媽，李媽——（向正門）江順，江順——（沒有人回聲，自語，）這些人都上那兒去了，（又到長窗前開窗外喊）廚子，廚子。

僕人江順（以下簡稱江）悄悄的從客廳裏進來，手裏拿着一張名片。

江 （壓着自己聲音）小姐……。
（轉過身來，慍色地。）你們都滾到那兒

去了，我喊了半天一個也不答應。

江 我在前面，有一位客來了。

周 誰呀？

江 （看了看手中的名片，）一位姓鄭的。

周 拿來我看看。

江 （把名片遞給他。）他說他要見老爺，太太。
太。

周 （很無興趣地看了看名片。）是，鄭幼齋，你對他說老爺太太都到陸家去了。

江 我跟他說了老爺太太都到陸家去道喜去了，可是他臨走時看見外面廊子上擺着有一隻送您的花籃，他才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所以要見您，給您拜壽。

周 （躊躇地）就說我出去了。

江 剛才您在這屋子裏扯着嗓子喊李媽，叫人家聽見了，他說他一定要見您，人家在客廳裏哪。

周 怎麼辦呢，——好，請他進來吧。（想起

先請爲什麼喊他的事來。）對了，你回頭

到廚房裏去看看廚房裏還有點心沒有，今天恐怕客人一定不少，叫廚子要多預備一點。

江 是啦，我先去把客請進來吧。

（江走入客廳，周獨自佈置室內的裝飾少頃，江引鄭幼齋入，鄭幼齋（以下簡稱鄭

鄭（向周含笑爲禮）安甯小姐恭喜，恭喜。鄭先生客氣，客氣，不敢當得很。

周 我今天真不知道是你的生日，不然，我也不會空着手來了。

周 那可更不敢當了，本來連我自己也忘記了，還是幾位朋友鬧着玩兒，一定要在今天到我家裏來開個茶會，我才想起來的。鄭先生找家父有事嗎？

周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好幾天不看見他老人家了，今天抽空來看看他，你老太爺在家

嗎？

周 他到陸家去吃喜酒去了，今天是陸家二小姐出閣的日子，家父還是介紹人呢。

鄭 老先生人真好。他就喜歡成全人家的好事，改天我還要拜託他替我來想點辦法呢。

（顰笑）

周 鄭先生，你實際這樣廣，還會沒有對象嗎？

鄭 唉！不瞞你說，女朋友到不少，可是能看得中我的實在不多，加上我又這麼不掙氣，到現在還一事無成，那裏談得到結婚呢，不過想想算了，大小姐你跟嘉禮兄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呀！

周 噢！你也認得嘉禮嗎？

鄭 我們很熟，上次我出差路過他那兒，要不是碰到了他，那可真誤了事了，我沒有車回來，他給我想法子找了一個便車才回來的。

周 他在那兒很忙吧？

鄭 他在那兒很勤快，半年的工程他能在三個月之內趕完，嘉禮這個人精明強幹吃苦耐勞，真是一個抗戰中標準人物呀，——

他那邊的事已經結束了，應該回來了吧？

周 前天我還接到他一封信，並沒說起他馬上回來的。

鄭 不過我在那兒的時候，他對我說要在你生日以前趕回來，也許還有點事沒辦了吧。

周 他總是想這想那的，最近他寄來好幾張他畫的房子圖樣，讓我挑一張好的，你想我那裏懂這一套呢。

鄭 嘉禮這個人真有趣極了，他在工地上省着吃，省着用。

周 那是幹什麼呀？

鄭 他說他要結婚了，今年無論如何裏結婚了。

周 嘔，他同誰呢？

鄭 安甯小姐，這還用說嗎？

周 故作鎮定的，我可還不知道呢？

鄭 嘉禮跟您最要好，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令尊令堂早就告訴過我了。

周 我們不過是朋友，並沒有訂過婚呀。

鄭 訂婚結婚本來就是一件事，全看感情好不好，——安甯小姐，壽我已經拜過了，我該走了。（站起來）

周 你有功夫賞光我們這兒小小的茶會嗎？

鄭 今天是星期，倒沒有什麼正經事，不過我空手而來怎麼有臉吃一頓（指桌上的陳設，）這樣精美的茶點呢。

周 你以為我今天作壽嗎？這茶會是大羅發起的。

鄭 大羅？

周 大羅你認識不？

鄭 不認識，不認識，算了，空手來拜壽，薄禮隨後補吧，至於您的盛情，我心領吧。

周 大羅這個人非常爽快，回頭我給你們介紹，你只要見着他，你們一定很談得來，他是新華公司的老板，又好玩，又好鬧，有趣得很。

（客廳裏傳過來一陣男女笑語聲，羅大琨高聲在喊：「蛋糕擺在飯廳裏去，喂，你們小姐在麼？」）

周 （聞聲站起來），大羅來了。

（羅大琨一手拿着一束鮮花，臂間挾着一個很大的紙包，身穿漂亮的西裝，闊步踏進來。）

羅 （對客廳裏說，）拿進來，拿進來，放在這兒。

（江順捧着巨大無匹的蛋糕匣子進來，放在餐台上。）

周 大羅。

羅 哦，我的小姐，拜壽拜壽。（獻花）

周 不敢當，不敢當，（對鄭）我來給你介紹

，這位是……

鄭 大現兄，好久不見。

羅 幼齊兄，近來好麼？

周 你們認識？

羅 熟人，老朋友，——而且還是我的頂頭上

司。

鄭 那裏，那裏，老同事，老朋友。

周 怎麼我剛才問你，你说不認識呢？

鄭 小姐，你剛才說的什麼大羅，我怎麼能想

得出就是大現呀。

羅 我們今天有一個盛大——不，小小的茶會

，事前可沒有想到您老兄也在這兒，所以

沒有通知您，老兄既然來了，就得參加。

鄭 湊熱鬧是應當的，不過……

羅 你看安甯小姐的面子就有要命的事，可也

不能走。

周 你剛才說不是沒有什麼事嗎？在這兒玩玩

吧。

鄭 好，好。

羅 安甯，你過來瞧，這是我送你的生日蛋糕

。（打開紙匣）

周 噢，這麼老大，一定要不少錢哪。

羅 我本來是定做一個二十三層的，再配上二

十三支小洋燭，那得這麼老高，可惜這混

帳的點心舖子，不聽話，只做三層這麼一

個玩藝，叫我不成敬意。

周 多謝，多謝，這就很好了，再大恐怕今天

也吃不了啦。

羅 小意思，小意思，（若有所思）安甯還有

一件事。

周 什麼呀？

羅 （臂間挾着的六包燭放在桌上，）就是這

六包僧帽牌的洋臘……

周 你怕今天夜上停電嗎？

羅 不是。

周 那你買這許多洋臘可有什麼用？

羅 它的用處可太大了，（用手去打開一包洋燭，）今天你不是想跳舞嗎？（抽出一支洋燭來，）要想過癮，就非它不可，就爲了它，我跑了六七個地方才買到的。

周 你是要用它搽地板哪。

羅 哎，對了，因爲我到處買不到搽地板的滑粉、滑臘，幸虧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代用品來，買洋臘不也一樣嗎？於是東邊買一包，西邊買一包，湊來湊去居然買到了六包，這點東西費了我不少汽油，也出了我不少的汗哪。（對安甯）請你傳令你們用人，把客廳地毯拿開，把地板打光，半個鐘頭以後，才請安甯過癮。

周 江順。

周 你把這幾包洋臘拿去，叫李媽、王福全，廚子，他們都來，把客廳地板上打上臘，要打得光，等一會兒魏先生還要跳舞呢。

江 是，（把洋燭拿起來）

羅 要快着點，而且要打得勻，（掏出幾張鈔票給他）老江，不叫你們白出汗，今天完了事大家都有賞錢，這是給你喝酒的。

江 謝謝，羅先生，（高興地奉命入客廳。）

羅 （突然想起一件事來，）噢，還有呢？

周 什麼呀？

羅 （探手入衣袋，）粉，一盒上好的粉啊。（取出一個紙匣來）

周 地板上打了臘何以還要粉呢。

羅 這不是給地板搽的粉，是送給你搽「臉」的粉，你瞧瞧這是什麼牌子，（從紙匣裏取出了一個小瓶來。）

周 啊，Wonderful，這真是買不到的東西，謝謝你，你從那裏找來的呀？

羅 安甯，你聞聞這是一種什麼香味？（打開瓶蓋聞了一個飽）Mud！這種幽香是人間少有，特別是抗戰中絕對沒有的。

周 羅 客 鄭 羅 周

（就瓶蓋的鏡子照着，用瓶中的小粉撲敷了些粉在鼻的四週。）大羅，怎麼樣？
聰，乖乖，真太香了，（轉回頭來對於寂寞不堪的鄭幼齊說，）幼齊兄，你聞到了嗎？

（安甯把手中的盒送給他嘗試了一下，）不錯，不錯，（打一個嗝噴。）噁，實在刺激得很。

（這時由客廳裏走進一位西裝筆挺的人物，這位客人姓徐，當然也是安甯小姐左右的熟人，當他發現了安甯在此。）

噢，安甯小姐，拜壽，拜壽，我不知道你們就在這兒，我們在外邊等了好半天了，（安甯過去和他握手。）

哦，對哦，客廳還坐着好幾位朋友，在等你哪，哦，我一忙就什麼都忘了。

那邊不是正在地板上打臘嗎？這可怎麼好意思叫客人在那裏呀。

羅

把他們都請進來吧。（走到客廳門口向客廳裏說。）你們兩位進來吧，這還要收拾一下，才能過癮，我們的安甯小姐在這兒，請你們進來，（應聲走進來一男一女，男客姓吳，女客姓趙，大家一陣俗氣的應酬，又向鄭幼齊介紹了一番。）

周

（應酬的笑着。）真不敢當，大家這樣客氣。

客

那裏說得上客氣，不過藉此打擾一陣，湊湊熱鬧。

羅

（像主人似的）幼齊兄，吃糖，還是喝茶？

鄭

不用客氣。

羅

先抽一枝紙烟吧，（拿出一個精緻的紙盒來。）

鄭

（抽了一支）多謝，多謝。（羅以打火機為共點火，並以紙烟分餉來賓。）

羅

諸位要是有點餓，除了這塊大蛋糕留着安

甯小姐請我們吃以外，其他的點心大家可以隨意，（以盛點心的盤子向來人勸讓，走到鄭旁坐下來。）

鄭（無話找話）大現兄，我們差不多有一年不見了，近來怎麼好法？

羅還不是鬼混，有什麼好呢？老兄還是……我差遠了，不能同兄比，我是個沒有出息的人，到現在還是依舊那麼平凡。

鄭客氣，客氣，不過你始終做官，這種犧牲精神實在偉大，幸虧公務機關不容我，就是容我也支持不到現在。

羅老兄是大才不能埋沒在公務機關裏。那到不是這樣說，小兄弟現在做了點生意，也還過得去。

鄭自然好得多了。
老兄有空的話那天到我那小小的寫字間去走走，別的不敢奉獻老同事，什麼小罐咖啡，什麼三五香煙，什麼化妝品，皮鞋，

領帶之類，小小不言的玩藝，我還有的是要你儘管拿。

鄭好，好，改日我一定去，就是閣下送我東西，我也應當拜訪的。

羅不敢當。

鄭老兄近來做的什麼生意呀？

羅現在沒有什麼生意好做，還不是以前帶來的一點東西，所剩有限了，去年臘皮丟得我真慘。

鄭是的，我們機關裏就失很多器材。我丟了一兩百萬的貨呀，至今我的元氣還沒有恢復過來呢。

羅（江順由客廳進來）

江羅先生。

江地板擦好了嗎？

羅先生，擦好了，滑得像鏡子一樣了，李媽進門——拍嗝就滑了一腳，把頭都磕青了。外面來了一幫客，有男的，有女的

，都在客廳裏呢？

羅（對周）安甯，已經有人來了。

周 都是誰呀？

羅（對江）何經理來了嗎？

江 何經理還沒有來。（江下）

羅 小站起來。（安甯，老何還沒有來，最好你能打個電話催催他，我到客廳裏去看是誰來了。）

周 好，你去吧，要是熟人你喊我好了。

羅 好，（對齊兒）你可別走，我還有話要同你長談。

周 我會留住他的。

鄭 我不走，我不走就是了。

（羅入客廳，客廳中揚起一週男女笑語聲）

周 鄭先生，請坐吧。

鄭 安甯，你不用招呼我，還是打電話吧。

（走到電話機旁撥了電話號碼，對鄭）外

面又不准跳舞，家裏地方又太窄小了。

鄭 您府上這麼老大的洋房，可不能算小，不過這分明不是為跳舞用的。

周（對電話）喂，喂，你那裏？——哦——

請何經理聽電話，——我是周公館，——你是那一位——老何呀，我是安甯——你怎麼還不來呀，——大羅等你老半天了，

——我這兒已經佈置好了，地板也擦光了

——馬上就來？好，——喂，老何把你那位唐小姐也帶來呀，——如果順便的話，

頂好用你的車子也送一送查利、亨利、傑

米、瑪格麗特他們一下，我來不及通知他們了，——可不許你說是我過生日，就說是隨便玩玩好了，——好，快來呀，——等

——忽兒見。（掛上電話，對鄭，）我們也

到客廳去罷。

鄭 好的，好的，不過我可不跳。

周 大家玩玩有什麼關係。

江（江順入，手裏捧着一個小小的紙匣，）
小姐。

周 什麼事呀？

江 外面有幾個人送來了這一個小紙盒，他們

要見你。

周 有名片嗎？

江 我向他要他們說沒有帶着。

周 你不會問他們姓什麼嗎？

江 我問他們了，可是他們不說，只說您認得

他們，我叫他們在門房裏等呢。

周 你這個人笨死了，我認識的人有好幾十好

幾百，我那裏能知道他們是誰呢？

江 小姐，他們不說，讓我怎麼辦呢？

周 他們都是什麼樣子呀？

江 一個穿的黃軍裝，一個像機器匠，一個：

……我忘了，另外還有個女的，穿的也

不漂亮。

周 我還想不出是誰來。

鄭（若有發現）讓我去問問去喂，（走出通

甬道之門）

江 別聽這些人還是坐着汽車來的呢！

周 汽車？

江 他們說說是趕了四十公里路來的呢！

周 他們是從遠路來的嗎？

江 彷彿是從遠路來的。

周（驚喜回想了下）難道是嘉禮嗎？

江 小姐？您說什麼？

周 哦，你不認得袁工程師嗎？

江 不認得，我來公館半年多了，就沒有見過

這幾個人。

周 聽，這幾個人是什麼樣子，可悶死我了。

江 剛才我不是告訴你說了嗎，一個像個壯丁

，一個像工人，倒都挺年青，都說的是北

方話。

周 我怕準是袁工程師來了。

江 我沒有見過……（在他的語氣裏表示？

我沒的見像這種樣子的工程師，不過他沒有說完。」

（客廳裏的樂聲大作，流行的舞曲令人想到隔壁中釵光鬢影，翩然起舞的那種豪華的景象，這時羅大琨自客廳滑步而入。）
「用很高貴的姿態樓着安甯，」安甯，這你最喜欢的藝術滋。」

（他們這樣一來，把江順弄得很難堪，趕快溜出去了。）

大羅，謝謝你，我現在不跳。

噢，怎麼啦？

我等一個朋友。

客廳裏這麼許多朋友，等你一個人，你在這兒等別人，怎麼說得過去呀？

你知道是誰？

我怎麼知道呢？

大概是袁嘉禮來了。
就是你常說的那個袁工程師嗎？

我猜是他，鄭先生到外面去看去了。

要是他的話，我倒要見一見我們安甯小姐的情人是什麼樣兒的人物。

他那裏是我的情人啊。

安甯，他這一來，你就變忙起來了，你還有工夫陪我們嗎？你想今天這個茶會，該多麼掃興吧。

大羅你先別急呀，也許不是他，就是他來了，我還是陪你們跳的。

恐怕，要大熱風景了。

大羅，你先到客廳裏去，要是袁嘉禮來了，等一會兒我給你介紹。

不，我最怕這樣子的工程師，一點趣味也不懂。

好大羅，你聽我的話，你在客廳裏等我去吧。

你瞧，你急得這種樣啊，讓我來親你一下，我才能聽你的話。

周 (無限的風情，) 要有人來了。

羅 (不甚滿意地，) 唉！

周 明天補給你成不成？

羅 這樣地只好算了，不過你可得記着，欠着

我一個頂熱烈頂甜蜜的……

周 (推他出去，) 好，好，我記得，我記得。

羅 (爽性站住，) 你別推，我自己會走，你以

爲我高興來參與你同那位工程師的戀愛場

面嗎？笑話，你就夠叫我「Eggs」的了。

羅 (終被安甯騙入客廳裏，他剛開了門，又

突然把門開了走開，安甯奔上去，把門帶

上，這時鄭幼齋自外門衝入，)

鄭 安甯小姐，嘉禮他們來了。

羅 (外面走進來兩男一女，頭一個是身穿鹿

皮夾克的青年，他就是周安甯的情人袁嘉

禮工程師(以下簡稱袁。)) 人很刻苦也很

老實，所以處處帶着青年的懇厚的樣子。

其次跟着的是袁的副手李鈞(以下簡稱李

鈞。)) 也是一位工程師，他比較活潑，似乎

永遠沒有憂慮的樣子。末後是一位修長溫

婉，服飾樸素的美麗少女楊繡玉，(以下

簡稱楊。她是一個看護。))

袁 (向周揚手高呼，) 安甯，我來了。

周 (強作歡笑迎上和他握手) 嘉禮！

鄭 嘉禮，你們談談，我還有事到隔壁去一下

。

袁 我也得跟你談談。

鄭 應當有個先後。

袁 你有事請便吧。

鄭 好，我等二下再來。

周 (鄭託辭入客廳。))

袁 嘉禮，你還是那麼又黑又瘦。

周 我看你洽和我相反。

袁 你是說我又胖了。

周 我是說你比以前更好看了。

袁 那有的話。

袁 真的，我們有七八個月不見了。

周 是的。

袁 可是我只接到過你兩封信，你大概比我還忙。

周 我嗎？真太忙了，家裏的事現在我也得管，每天還得應酬，真是連寫信的時間也沒有，悶，你什麼時候到的？

袁 我們剛剛趕到，（想起其他的人來）嘔，我來介紹，（指同來的李鈞）這位是李鈞，李工程師我的同事。

周 （微微頷首。）密斯特李。

李 周小姐，我在嘉禮口中久仰您了。

袁 （連忙介紹隨後來的那位少女。）這位是——這位是——我只知道她是一位看護

小姐，（對那位少女）你貴姓我忘了。

周 （插嘴，）楊小姐，是搭我們車子一路來的，我的一位好朋友的妹妹。

周 各位請坐吧。

袁 好，好，大家請坐，老李你坐呀。

袁 （大家落坐，袁發現室內佈置很精緻。）安甯，本來我們上午就可以趕到這兒，沒有想到在四十二公里以外就拋了錨，急着

修好車子，已經下午三四點鐘了，拚着命趕，到現在才趕到你家裏來。

周 天晚了，就等明天再開過來不也一樣嗎？

袁 （笑，）我是想趕來給您拜壽的。

周 那可不取當，多謝，多謝。

袁 你瞧，我們這種滿面風塵的樣子吧。

周 我去叫人給你打盆水來洗洗臉吧。

袁 不用了，反正等一會兒，還要到旅館裏去

，到了旅館再澈底的洗個痛快。

李 對了，我們該定旅館的房間了。

袁 （對李）那不是電話嗎，要定馬上定。

李 （走到電話機前撥號碼，）怕沒有房間了吧。

袁 （聽見隔壁有笑語音樂之聲，）安甯，爸

袁 爸媽媽在家嗎？
周 都出去了。

周

（打電話，）喂，你是什麼地方？——
華西飯店？——我是漢緬路二十七段工
程處，——我請問，你們有房間嗎？——

我姓李，你給你們湯經理說李工程師定房
間，他就知道了，（對袁，）有房間啊！

袁

快定一大間。

李

請你告訴湯經理，就說漢緬路的李工程師
定一大間。

楊

李大哥，……

喂喂，我是說一間大的，一間小的——對
了，進來，我們進來。

袁

定好了？

李

定好了，大的要一百，小的要六十，定好
了一大一小。

袁

何必定兩間呢？

李

那一小間是給這位楊小姐定的。

袁 啊，我忘了，我忘了。

周 你們先坐一坐，我到客廳裏去去就來。

袁 誰在客廳裏呀？

周 有幾位朋友圍着在我這兒開茶會。

袁 同學嗎？

周 有幾位是同學，有幾位不是的。

袁 我都不認識吧？

周 等一下，我來跟你介紹，——我先到那兒

去轉一轉，順便叫人去給你們打水來洗臉

，（入客廳）

楊 李大哥，你定的旅館在什麼地方，我先去

吧。

李 等一等一塊去吧。

楊 我在這兒又不認識這兒的主人，這不太胃

味了嗎？

李 你以為我認得這兒的主人嗎？我只認得袁

嘉禮，管他呢，坐坐，這裏有糖，——噢

，還是巧格力呢，來一塊吧！

楊 主人沒讓我們吃，你倒會懷他人之慨。

李 這糖不是給客人吃嗎？

楊 自然是給客人吃的。

李 我們是客人難道不許吃嗎——楊小姐你太

拘謹了。你這麼胆小，怎麼能在這亂世中

奔走呢。我們是登山涉水，上天堂，入地

獄的人，這些小節骨眼，我是顧不到的。

你客氣，我可得先來一塊，吃塊糖，有什

麼要緊。（剝去糖的錫紙大嚼。）七八個

月沒有見到這種東西了。都市裏的人究竟

舒服得多了。雖然這是抗戰時期。（江順

自外門入。）

江 洗臉水預備好了，請三位過去洗臉吧。

袁 老李，你先去。

李 好，楊小姐先去吧。

（安甯引羅大琨自客廳入。）

周 嘉禮，我來給你介紹一位朋友——這位是

濟遠公司經理羅大琨先生，這位是緬甸路

的工程師袁嘉禮先生。

袁 （迎上去。）我很高興能夠認識羅先生。

羅 （勉强的笑。）袁大工程師是我所久仰的

，在安甯小姐口中早已把你描寫得近於神

話了。

袁 豈敢，豈敢，——（介紹李、楊）這位是

李工程師，這位是楊小姐，都是和我同路

而來的，這位是羅先生。

（羅很驕矜的微微一笑。）

李 我們去洗臉吧。

袁 你們兩位先去，我隨後就來。

（李、楊隨江順出外門。）

羅 袁工程師路上很辛苦吧！

袁 還好，因為是自己開車，半路上車子出了

毛病，還得自己修理，真是麻煩，你瞧我

們這種狼狽的樣子！

羅 我們是趁安甯小姐的灣辰在這兒舉行一個

小小的跳舞會，怕安甯小姐也不能長時間

奉陪你們這些遠路的來客了，實在有點過意不去。

袁 沒有關係，我不用陪，我在這兒工作的時候是常來的，不能算是客。（對安甯）安甯，你只管去應酬去，有空的話請你給我一刻鐘的時間，我想和你說幾句話。

周 大現，你們先去跳吧。

羅 （有些不快）放你一刻鐘的假，晚了當心受罰啊。

袁 （看了看錶）羅先生很嚴格，我想不會誤了羅先生跳舞的興致的。

羅 我是跟安甯開玩笑，少陪了。

袁 不必客氣。

（羅大現匆匆入客廳）

周 有什麼話，你快說吧。

袁 本來沒有什麼話，只是我看你這朋友對我表現出那種猴急猴急的樣子，使我不得不也表示一種不能放鬆的態度來，就誤了你

們一點愉快的時間。

周 你們剛一見面就有了成見了嗎？

袁 這談不到，我對你這位朋友的印象是有看不慣的感覺，也許是我在鄉間蹲得太久了的緣故。

周 恐怕是的。不過你不應該批評我的朋友，——這不是友好的態度。

袁 是的，我不應該批評一個剛認識的人，但是無論如何我很奇怪你怎麼會認識這樣的人物？

周 我們不談這個人吧，我要你快告訴我你預備對我說的話？

袁 其實明天說也可以。

周 剛才彷彿你有很重要的話要說似的，現在你倒不說了。

袁 （笑了。）我們滇緬路工程結束了，我奉派移送河南災民到西北去開墾，我覺得這是我事業的開始，心裏也很興奮，我希望

能够有點成就才好。

周 你是說你墮了官了，我應該給你道喜了！說不上墮官，可以說這是一件合乎我理想的事業，最近的將來我就要走上荒涼廣闊的大西北的原野，正像美國歷史上所記述的那種拓荒殖邊的景象。

周 我知道跟電影上的一樣。

袁 那有那麼好呢，不過那裏土壤是非常肥美的，只等人力去開發，可是我們要準備最低的估計，最大的犧牲，走上征塵，我希望能在抗戰期中替人類留下一條淺淺的痕跡，然而現在那地方，那裏一定是一遍荒涼令人情感寂寞的地方，雖然不是一個人去，可是我總就心在個人的心情上有孤獨感

覺。

周 你不是帶着一個挺漂亮女看護嗎？

袁 你是說那位看護小姐嗎？我不認識她，她是李鈞的同學的妹妹，她的哥哥在緬甸戰

事中殉職了，她在臘戍撤守的時候流落在

公路上，我們的卡車路過那兒，被李鈞發

現了她，就帶了她到這裏，她是一個無家

可歸的女孩子，她學過醫，人也很能幹，

李鈞保荐她隨我們到西北去辦理災民的衛

生，我想如果她能去，也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我跟她不大熟。

周 這女孩子長得不難看，我是說如果打扮起來的話。

袁 我還沒有注意到這一層呢。

周 那是你太關心到你自己了。

袁 對了，我不應該太關心我自己，——安甯

，半年以後你就畢業了，畢業之後你預備

做些什麼呢？

周 抗戰期中出國太危險，我最就心地中海有

敵人的潛水艇，畢業以後還不是跟不畢業

一樣。

袁 不能到外國去就不會去找工作嗎？

周 我幹做此什麼呢？

袁 你自己應該知道的。

周 我會教人跳舞，除此以外，我什麼都沒有把握。

袁 那不是抗戰時期需要的工作，我的小姐。抗戰需要的事太多了，可是我辦得了什麼呢，所以頂多在家裏混過戰爭的時候，吃喝玩樂就夠我忙的了。——對了，你寄來很多的房子圖樣是什麼意思，你考驗我工程的常識嗎？

袁 不，我是想請你畫一所你喜歡的小住宅，將來在我那「理想區」替你蓋起來。

周 「理想區」你的理想區在那兒呢？

袁 在中國的西北部。

周 那太遠了。

袁 不管多遠，那兒總是中國的地方。——而且，我希望你在最近的將來也到那兒跟我們一同工作，從實踐中學習，比到外國去

袁 更有實際的收穫。

周 我一個人我不去。

袁 人多了，我們有好幾千北方的農民，還有大隊的武裝屯墾隊，保護着一塊兒走。

周 我是說女的。

袁 那一定有很多工作人員的家眷，至少有那位看護小姐和你作伴。

周 那裏生活一定非常苦了，有什麼代價呢？在開始的時候生活必然很困苦，不過我們不是少數人，這是大規模的計劃的移民開墾，甘苦共嘗，沒有不平衡的景象，吃苦不是一二個人吃苦，要吃苦大家都一樣，

那苦的滋味可就不同了，況且開發西北目的在變荒廢了的原野成爲人間快樂的天堂，提高生產提高享受，實現 國父的政治理想，也是建國程序上必有的步驟，這不是平常之舉，用一個時期的困苦去換取以後永遠的幸福，我認爲值得的。

周 吃一陣子苦，可以發多大的財呢？

袁 這不能用私財來估計，依照計劃的發展，

三年以後，農牧事業就可以完成了，六年以後，工業以及林礦事業也可以完成了，到那時候不僅可以把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同時還可以採用不盡的寶貴的礦產，供給全世界人類的使用，要發財不是一個兩個人發財，這財是多數人的，要用數字來估計也許幾千萬萬，私人的事業，無法同這種事業相比的。

周 假如能像五彩電影上的那種場面，我也願意去看看。

袁 我希望你能同我們一道走走，而且我還有

一個奢望。

周 你還有什麼——

袁 我還有一個自私的奢望，希望你能允許我跟我結婚，把這千里跋涉的長征，當作一個蜜月的旅行。

周 （不由失笑，）嘉禮，你太想遠了，簡直

叫我不能回答你了。

袁 這是一件很合乎情理的事，我從遼遠的工地上，趕來也就是要向你提出這個請求。

周 這請求得太突然了。

袁 可是在我已經準備了半年多了，我請求你給我一個適當的答覆，不要使一個出征的人，在旅途上充滿了絕望的悲哀。

周 這就很難回答你了。

袁 我希望你能夠慎重的考慮一下。

周 至少我現在不能答覆你。

袁 我並不要你立刻回答我。

周 嘉禮，我這些男朋友中間，你應該算是最特殊的一個，你所說的也是別人所不會說的，不能說的，你所想的也是別人所不會想的，不能想的，剛才說的那一套，簡直是我作夢也夢不到的，我奇怪你這個人怎麼會是這樣的特別，跟普通的人有這麼大的

差異呢？譬如說吧，你來了之後，沒有向我說半句兒女私情的話，可是講了一大遍大道理接着就馬上要求我跟你結婚，你想這不是出人意料嗎？

袁（難以為情起來）我對於談戀愛的技術也實在太差了，我自己也知道。

李（李鈞同楊藉玉洗臉畢，自外門入，）對不起，我們已竟進來了。

袁沒有關係。

李你不去洗臉嗎？

袁好，我就去。

羅（羅大瓊自客廳喊着進來，）

安甯，一刻鐘早已過了，該銷假了，袁工程師還沒有走嗎？

袁（看，）我並沒有預備走呀，羅先生你的錶走得好好快呀，還有四分鐘，才滿一刻鐘呢。

羅我覺得有好半天了。

袁那是你的感覺。

羅安甯小姐，你不過去，那邊的客人都非常掃興的！

周實在對他們不起。

袁（插嘴，）也很對羅先生不起。

羅安甯，請你把那塊蛋糕分分，叫江順送給客人們吃，就算是你道歉的表示好了。

周好，好，（取刀割蛋糕。）

羅（似乎很有威權的樣子，）江順，江順！

江（江順由外門入，鄭幼齊自客廳入，）

羅羅先生什麼事？

江等着把蛋糕送到客廳裏去。

羅是。

李鄭先生。

羅李工程師，你們在這兒就攔多久！

袁頂多一個禮拜就上西北去。

鄭先生事情已經發表了？

袁西北屯墾處工程組主任，老李是副主任。

鄭 好的很呀！

袁 苦差事。

鄭 我也正想找一個新地方換換空氣呢？

袁 等我去看看，那邊要有老兄可以施展差事的，一定請老兄去，你可不能說了不算。

鄭 今年有點私事未了，明後年任憑老兄差遣，隨喚隨到。

袁 一言爲定！

鄭 好，一言爲定。

（安甯已將蛋糕分好了一部份。）

羅 江順，把蛋糕送到客廳裏請客人去吃，回來再端咖啡。

江 是。（端了大盤蛋糕往客廳裏去。）

（羅又端了一大盤蛋糕往客廳去。）

鄭 （對羅。）大塊兄，這邊也有幾位客呀！

羅 他們請安甯招待好了。（不願而去）

楊 袁工程師該走吧？

周 忙什麼，吃點點心再走好了。（忙端了蛋

糕分給李、楊）

李 多謝，多謝。

楊 謝謝。（接過去，不好意思地坐下。）

袁 你不用客氣呀。

周 鄭先生，嘉禮？

鄭 嘉禮，咱們自己動手吧，安甯忙了好半天

了。

（在多謝聲中，大家共進茶點，羅自客廳

入。）

（對安甯，）安甯你也該到客廳去一下了

，主人不出去叫客人，怎麼好意思露得下

去呢！

周 好，好，我去。

（周走入客廳，羅不動，轉身有意與袁挑

鬚，一時想不出可說的話，正轉念間。）

鄭 大塊，這位嘉禮兄你以前沒有見過嗎？

以前沒有見過，不過神交已久了，今天經

安甯的介紹，相見之下，果然投緣，袁工

問程師在那得意？

袁 滇緬鐵路，羅先生新華公司，想來「生意興隆」

羅 豈敢，豈敢。

鄭 客氣，客氣，大現是新華公司的老板，本地知名的發財人物。

羅 够吃就是了，那裏說得上發財。

鄭 袁工程師也是抗戰中了不起的人物呀，他是建設方面的英雄，我親眼看見過他不顧性命危險，出入在山嵐瘴氣深山幽谷裏，爲抗建的申國開通血脈……

袁 可是我們吃苦不討好，沒等通車，緬甸就丟了。

羅 說到貴路，我個人不能不說有點遺憾，早點兒通車，我們的貨也就不會丟在臘戊了，我個人的貨呀，就有一兩百萬，不早運進來了嗎，這一下子都完了。

袁 損失在臘戊的貨物很多，就連政府的軍火

機械也很多。

羅 是呀，可是爲什麼不快點修路呢，一拖拖了這許多日子，到現在全完了。

袁 事實上也實在有困難的。

羅 困難，我們出去辦商貨不困難嗎？困難要有方法對付，當然還不是你袁工程師一個人的原故，要是貴路的人自己在仰光臘戊都存着有貨，看你們修路修得快不快，這是替別人打算，誰肯着急的。

袁 我們也很着急，誰不知道我們的大批軍火都在那一帶存着，至少路上的工作同志是盡了極大的力量，我們真是爲了軍火打算，私人的貨物還在其次。

羅 所以我們私人眼光裏看，我們甯可感謝跑公路的卡車司機，我們並不感謝你們這些吃苦的工程師，老實說既沒幫助了抗戰，也沒幫助了商運，依我看這條路根本不必去修，多用些人修公路，就解決了運輸

問題了，你們雖然辛苦，可是結果還是多餘，袁工程師你不認爲這是遺憾嗎？

袁 我們也真慚愧沒能早日把路軌舖好，不過我們心所泰然的，是我們的工作究竟還是在的，雖是暫時沒有用，可是路基已經都好了，抗戰結束以後西南國際鐵路線還有用處的呢。

羅 (專夷不肖狀) 抗戰結束之後誰還用這條鐵路呢？

袁 鐵路是留給國家用的。

羅 鐵路也全仗商運呀！

袁 嘸，照羅先生的說法，是因爲我們這條路不能爲羅先生服務了而認爲遺憾嗎？

羅 不，我是替你們這些吃苦不討好的人感覺冤枉就是了，你又圖了些什麼呢，我真奇怪。

袁 我們簡單得很，盡其所能爲公家做事罷了，我至少不覺得冤枉。

羅 袁工程師的待遇很好吧。

袁 那是太少了。

羅 幾千？

袁 兩千不到。

羅 唉，不瞞你說，上個月我們找了幾位打雜差的小辦事員都是五千塊錢一月，可惜我不便勸老兄改行，這是何苦呢？

袁 我們不過是有了一點爲公的傻勁。

羅 啊，這不能不叫我們這些平凡的人崇拜你們這種傻勁了。

李 (忍不住笑了) 嘉禮，咱們走吧？

羅 不要忙着走吧，我們應該招待招待你們發傻從公的人的，這些茶點恐怕也不是你們在工程地上所能夠得到的吧？

鄭 大塊，我們坐下談好不好？

袁 羅先生，我們並沒有得到過像羅先生這樣的享受，同時我們也並不想得到這種享受而來，像你們這種歌舞昇平滿不在乎的樣

子，老實說在一個辛苦勞累的工作者的眼光下看來，是很不習慣，也很不順眼，不過我這話未免太煞風景了。

羅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這不過是寡婦或是出家的和尙尼姑有見人家結婚一樣的心理反應，現在誰家不常開Party呢。人不能懂得生活的情趣，尤其是在沉悶的抗戰環境裏，直扳着死險寶命，那豈不像你們工程地上拉大車的牲口了嗎？

袁

你的話似乎很有理由，但是我請問你，在前線上爲我們拚命作戰的士兵，他們處在萬分緊張忙碌，而且有生命危險的環境裏，他們並不是不懂生活的情趣，可是他們沒有開Party的機會，像這樣艱苦的生活，人家已經支持了多少年了，我們的工作不同，不能和這些拚性命的軍人共同甘苦，可是在享受享樂上面我們應當在水平的後方自動降低了水準去響應那些比我們更

苦的人，那才是對的。

羅

（有些理窮，）幸虧你不過是一位工程師，假如你是本省市長的話，恐怕什麼Party也不准舉行了。

袁

現在就有這種限制，你不知道嗎？

羅

限制不限制是一回事，既然你不能同意我們這種玩法，我也不能強留，袁大工程師我們再見吧，（走至客廳門口，怒氣勃發，轉回身來，向袁咆哮，）你要明白我不過看你是安甯的朋友才招待你的，我可並沒有邀請你這種阿木林式的人物來參加我這個茶會。

鄭

（大驚，）咦，大琨，你未免失態了，正談的好好的。

羅

你不用管我。

袁

（趕過去，）你爲什麼出口傷人？

羅

我不認得你是什麼東西！（推開他）

袁

（一拳打去，幾乎把他打倒，）

羅（忙端起一塊蛋糕向袁打來。）混帳東西。

（大家打成一片，袁一低頭那塊蛋糕恰好打在自己廳進來的江順臉上，安甯也趕了進來，袁正猛擊羅，羅倒在安甯的身上，把安甯壓在地下。）

袁（驚呼）安甯！

羅這種混蛋東西，他把我打了！

袁 安甯你聽！

周（坐在地上，怒目向袁，）混蛋，你不配

在這間屋子裏，還不趕快滾出去！

袁 你，你？

周 滾出去！

鄭 這，還是從那裏說起啊！

（大家在萬分窘態中）——幕落

第一一 苜蓿 (第一場)

時 秋夏之交的一天下午。

人 袁嘉禮、楊蘿玉、藍光鼎、李 鈞、王萬忠、高福田、陳寶祥、劉長壽、張義禮。

景 西北墾區一間簡陋的房屋。

當中國全面從事存亡繼續的反侵略的戰爭中，破壞隨着戰局漫延，千萬的難民從砲火之下向後方轉移，幸運的順利得到了安身之所，不幸的輾轉奔逃，最不幸的逃到天災的地方，荒旱不毛，赤地千里，以草根樹皮充飢，後來連任何可以代用的食物也沒有，那時候淒慘的情形也無法記述，政府一面竭力辦理急賑，一面妥籌永遠的辦法，爲彌補因戰事所受到的破壞，盡力發展後方復興的建設，在抗戰的後期中，國西北部未開發的處女地，就被指定爲災民的墾區，最早的一批屯墾前驅者，已經

在那適於開發的地方利用了就地材料搭蓋了簡陋的房屋，簡陋得近於可憐的程度，充份地顯着此中之生活的艱難。

我們劇中的主角袁嘉禮，在他的失戀後很不愉快地率同兩千名以上的災民到達了屯墾的地方，袁嘉禮滿懷了無限的希望來到以後，發現了許多絕望的地方，使他灰心，加上他本人情緒不安，幾乎不願再停留下去了。

這裏是一間無所謂佈置的房屋，一門通外，一門通袁李兩人的居室，另一門通看護小姐楊蘿玉的房間，室內有煤油板箱改製的桌椅和几架，牆上懸掛着手槍和水壺一類的東西。

開幕 正在白天，可是房子裏很幽暗，戶外狂風怒吼，室內僅袁嘉禮一人往來不停的打圈子，楊蘿玉一手持着一個茶杯，一手拿着一個小小的紙包，從她的房間出來，走

到袁的背後，袁不覺走到另一邊去。
楊 賣先生，您該吃藥了。

袁 不，不。

楊 有病不能不治的，吃了這一劑藥，今天就可以不吃了。

袁 (本來還想拒絕，他看楊很誠懇，只好壓着氣，)好，請放在那桌上吧，不，我是請放在那個破木箱子上就行了。

楊 不放在桌上，回頭對袁，)擺在這兒了。

袁 謝謝你，(見她不走，)楊小姐你還有冰糖嗎？給我拿一塊來好不好，這藥苦的要命。

楊 糖還有，我去拿。

袁 多謝。

楊 不過藥儘管苦，可是不要要命的。

(老回她的房間，袁等她走去，馬上把藥包拿起來，塞在自己衣袋裏，連忙拿了茶杯，囑水裝做很苦的樣子，楊手持一調羹盛

有冰糖一二粒入，袁迎上去取匙，楊躲開。)

楊 你吃了藥，再吃糖。

袁 (說謊)藥，我已經吃了，真苦的要命。

楊 紙包呢？

袁 紙包嗎？

楊 你連紙也吃下去嗎？

(袁說不出來了，不由的笑起來，揚手中又取出一個紙包來)

楊 這兒還有一包，你吃了罷，(把紙包替他打開)

袁 (笑着)從來不作賊，偶然做一做賊，就露出了馬脚。(捏住自己的鼻子，把藥倒在嘴裏，)哎呀！(飲水)

楊 (把匙中的糖，趕快倒在嘴裏，)你真像一個傻瓜。(二人笑起來，袁笑着，突然收斂了笑容，嘆了一口氣。)

袁 楊小姐，你想得到來到這兒是這樣的令人

失望嗎？

楊 我並不覺得這地方是已經無望了，譬如一個病人只要不到絕望的時候，總是有辦法可救的。也可以說什麼事的關頭總是有困難的。

袁 可是我已經灰心到絕望了，這裏什麼都沒有，我們帶來了這許多災民，吃不夠吃喝不夠喝，怎麼得了，怎麼得了呢？

想辦法呀？

楊 誰去想辦法呢，他們總務組裏的飯桶不辦事，叫我們工程組的人能想什麼辦法，我只能等我的工人吃飽了飯作苦工，等時間是一種最殘酷的刑罰，我受不了這種刑罰，所以我才生病。

楊 也許是我的見識錯誤了，我覺得這種危急的時候，需要大家合起勁兒來幹，不能再分工程組，總務組了，大家想辦法運糧食，開水井，先解決大家吃的喝的，等事情

上了軌道，才能分工的。

袁 我提出了好多建議，可是他們不聽。

楊 他們為什麼不聽呢？

袁 他們有成見，認為我的辦法太麻煩，不容易辦。

楊 你可以向他們解釋呀。

袁 給他們這一說我也沒有把握了。

楊 你不能喪失了你的自信呀。

袁 我從前也沒這種絕望的經驗，我憑什麼來處理這種事呢？必要時我們回去吧。

楊 我們來了什麼都沒有做，白吃了這三個多

月的苦，就這樣回去嗎？

袁 不回去在這兒也是浪費時間，精力。

楊 依我的看法，還是希望你早點恢復了健康，先打破這層難關，作完一部份的工作再離開這裏。

袁

可是，小姐，我對於這個地方已經發生了厭惡，處處都使我起了反感，處處都使我

提不起興緻來。

楊 那還是跟你身心的健康有關係，有些神經衰弱的樣子，你需要安心修養，多想些樂觀的事，多睡些覺，（看錶）你現在該睡午覺去了。

袁 我睡不着。

楊 躺下休息休息對一個人的身體也是有好處的。

袁 （苦笑）好吧，看你的面子去休息一下（把剛才藏在袋內的藥盒出來，）小姐，這包藥還你吧。（順手抓一本書預備帶進去）

楊 （接了藥）不要再看書了。

袁 （無可奈何地）好。（走入內室去）
（楊藉玉十個人在室內把房間整理好，不久有一個人很急促的進來，這人穿着很整齊的衣裳，口含煙斗，他就是這整區裏總務組長，叫做藍光期，（以下簡稱藍）看見了楊，停住腳）

藍 楊小姐，袁工程師呢？

楊 藍組長，你先請坐，袁組長在他屋子裏休息呢，他的病還沒有好。

藍 現在得請他出來，我有要緊的事情跟他商量。

楊 你請到那屋子裏去好了。
藍 不，還是喊他出來的好。

（楊入內室，李鈞自外門入）

李 鼎公，什麼時候居然會光降到我們這小地方了？

藍 我剛剛來，我正要找你們有點要緊的事談談。

李 又有什麼問題發生了？
藍 你們帶來的這批災民大爺要暴動了，你們還不知道嗎？

李 不知道，……

袁 （袁與楊自內室出）
藍 組長有什麼事見教？

藍 對不起我來打擾了你休息的時間。

袁 本來我白天也睡不着的。

李 (對袁) 你讓鼎公先說吧，又要出了事情啦！

袁 是什麼呀？

藍 我老早說過中國不能辦什麼集體農場，就憑這些豬樣的災民能辦得了什麼呢？

李 你到底受到什麼刺激了？

藍 唉，剛剛這些大爺們大既是喝飽了稀飯，居然推了代表，到我那兒去請願去了，他們說有十大要求，第一、發的衣服都太小，請每人再發件大的，第二、一天吃一頓乾的不行，要改食兩頓乾的，第三、住的房子不够佳，要趕快再蓋。這是衣食住三方面，他們也不想就共咱們有多少法幣吧。(對楊) 楊小姐，你有洋火嗎？

楊 對不起，我們昨天點燈還是走到別的地方點來的，我們這兒連一根也沒有。

藍 第四呀，楊小姐，與你有關了。

楊 怎麼樣？

藍 他們說藥不够吃。

楊 這是實在的情形，連紅藥水都光了。

藍 等幾天自然會運來了，誰叫他們拚命搶着吃呢？

楊 紅藥水不是吃的，無論什麼藥我都是很省着用的，可是他們不是這兒破了，就是那兒破了，弄傷用水洗就算了，可是大的傷總得搽上點藥的。

藍 我不信他們在河南災區裏，也能搽到這種藥。

李 他們還有什麼要求？

藍 他們的要求多了，譬如水吧，這兒的水比金子都貴，這裏一共有四口井，半天就喝乾了，他們還要多掘幾個井，昨天不是從工務組調人去開井去了嗎？

李 (對袁) 我去看過了，三天以後就可以用

冰了，那小河再有一個月，也可以挖過來了。

藍

可是在沒有掘好井以前，他們請我派車子到三十五公里外去拉水去，這不是笑話嗎？處處都挑到眼了，說這不行，說那不行，麻煩了我一個多鐘頭，我說慢慢的想辦法，他們說不行，非立刻有回話，後來我火了，叫警衛隊把那幾個鬧得最兇的代表押起來了。

袁

押起來了嗎？

藍

那還客氣，剛吃了三天飽飯就鬧起來了，那還了得嗎，這些東西早就該在災區餓死。我告訴你說，殺雞給猴看看，跟他們太客氣，將來他們非爬到你頭頂上不可，我可不管這一套，嚇嚇他們再說。

袁

不過，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樣，請願的是代表，這當然並不是代表個人的意思，你把代表押了，那代表不冤枉嗎？

藍

你的意思是要我把所有鑿工都押起來是不是？我又沒有那麼些人看着他們。

袁

我的意思是把這些代表放了，押他們也沒有用。

藍

關禁了他們也會着急的。

袁

把他們都惹急了，我們怎麼辦。

藍

是呀，押了代表如果他們還要鬧，他們越鬧我越不放，你記得不記得辦金口農場的陳振先怎麼嚇叫人打死的。

袁

他是被那些地主策動了無知的愚民打的，我們鑿的是官荒，沒有地方惡勢力搗亂。總而言之是陳振先他老先生太老實了，他

藍

一個人出去同那些農民去講理，就被人用亂鋤打死了，所以人得厲害點，我知道他們鼓噪了好多天了，不來點顏色他們不怕。我先押起來五個代表，他們一天不老實

袁

我就一天不放，看誰鬥過誰。我看這不是辦法，我可以去跟他們講，先

不准鬧，有問題大家盡量解決。
李總是想法解決才好。

藍你們去跟他們講去吧。

袁你把押起來的五個代表交給我。

藍那可不行，他們排着隊去開會去了，看他們開完了會怎麼說吧，放了這五個代表，我找誰算帳呢。（對窗外遠望）你們瞧，他們都集中在那兒，你知道他們想怎麼樣呢？

袁這事情怕要擴大下去了，光鼎兄，我爲了我們的事業，我不能不勸你改變改變你的意見，把那五個代表交給我，讓我去辦交涉。

藍已經拉破臉了，他們更不會講理的。

袁那我可以負責平息下去，我們一路同來的時候，他們都很能忍受痛苦的，在來的路止，卡車只有三輛，他們都是步行，有一次我同老李想陪他們走一段路，他們都非

常感動，非要我們還是坐車走不可，他們是中國的好百姓，他們不是不講理的人，調皮的人也不會到這裏來吃苦的。

藍你們有同行之雅，也許有點交情，我來也

就是想請你們去壓制一下。

袁那五位代表讓我送回去。

藍你交涉好了，我准放。

袁我的意思是先放後交涉。

藍我只能辦得到先交涉後放人，也得留一步給我做好人的機會。

袁你誤會我個人要去作好人嗎？

藍至少他們恨我不恨你。

袁我們一塊去。

藍我請你替我去嗎！

袁沒有放出五個代表以前，我是沒有方法說話的。

藍你不去說拉倒，你別以爲我怕事，這種苦差事幹不幹沒有關係，不過我筋斗栽到這

批發豬跟前，我真有點不甘心，既然誠心不預備幹下去了，我怕什麼。這個墾區分明是將來生產組出鋒頭的事，我們打雜差的有什麼好處呢。別看你們「獨眼組」整天背測量器忙過來忙過去的測量，好不熱鬧啊，將來都是爲生產組効的勞！

（剛開外門要走出去，看見遠處集合的民衆，喧叫着走來，知道不妙，自言自語地。）是不是，他們來找我來了（發現牆上懸掛着一支手槍），我忘了帶防身的傢伙，借你們的用品吧。（走上去拿）

袁

（阻止他。）你這是做什麼？以防萬一。

藍

我認爲你沒有這種需要。

袁

笑話，你能保我的壽險嗎？

李

掛着槍反而危險！

袁

這裏只有三十九粒子彈，如果上來第四十個人你就糟了。

藍

老袁。咱們是同事，你不向着我，你偏向着那些災民！（這時人聲驟雜自遠而至，藍遂發慌張起來，裝上槍彈，如臨大敵。）

袁

（走上去）你以爲我偏向別人嗎？

我希望你留着點交情，別叫我疑心你跟他們有勾結！

藍

你這是什麼話，你拿手槍準備打誰？

袁

打那些亂鬧的人，不過你管不到。

李

我不能叫你拿我的手槍行兇。

袁

（看見窗外墾工已經有些人走來，）已經有人來了，我們去交涉一下就行了，用不着拿着槍的。

藍

你把槍放下！

袁

你敢命令我？

藍

我是好意勸告你放下槍，我負責，保險你沒有事，你不聽。

藍

聽，笑話，

（袁攔阻不住，只好一拳打去，把藍打倒，把槍奪了過來，藍匍匐不起，）

（這時有幾位鑿工開門進來，鑿工甲乙王萬忠、高福田扶着一個負了傷的鑿工丙陳寶祥，後順着鑿工丁戊劉長壽，張義禮都是些中原的粗壯的農民。）

楊小姐，楊小姐。

什麼事？

高 陳寶祥中了一槍，你快看看吧。

楊 （忙走去看，）誰打的？

王 警衛隊打的。

楊 這屋子裏小的很，你叫他們別人不要進來，你們隨便那一個趕快叫他們在外面等着，他的傷不要緊，不過搽破了皮，流了不多的血。

張 （楊忙着去爲他洗傷袁李一旁幫忙。）

（到門外高喊，）你們在外面等着，陳寶祥不要緊（回來輕聲），楊小姐，他死不

了吧？

楊 不要緊，一兩個禮拜就會好，爲什麼打起槍來呢。

劉 我們去要那叫他們押起來的那五個代表。

袁 劉長壽，那五個人呢？

劉 他們說是藍組長的命令不准放，大家衝進去把他們就搶出來了，警衛隊開了槍。

袁 傷了幾個？

劉 就打傷了陳寶祥。

袁 警衛隊怎麼樣了，還在打嗎？

劉 早不打了，我們把他們的械全繳了。

袁 什麼？

劉 大家一時上了火，就圍住他們，把他們的槍械奪過來了。

袁 槍呢？

劉 有人看着，丟不了，那些警衛隊也沒有再鬧。

袁 你們也太不像話了，怎麼這樣亂鬧呢？

劉 這也不能怪警衛隊，可也不能怪我們下邊的人，這都是藍組長，他太欺負這五個人了，他不讓那五個代表出來吃飯，這是什麼意思。等一會兒我們非找他出來問問他不行。

（這時藍從地下爬了起來，早被墾工張義禮發現了。）

張 （指着藍，）哦，他藏在桌子底下呢！別讓他跑了。

（這批大漢紛紛衝上去把他抓住。）

劉 （怒向藍，）我問你，他們犯了什麼，你押着他們不放。

袁 唉，你們放手，這像什麼樣子，有話慢慢地說。

王 袁工程師你不用管，誰不知道這小子混蛋，你護着他幹什麼？

藍 你們想把我怎麼樣？

張 你看叫你鬧得跟警衛隊衝突了，把陳大個

子膀上打了這大的一個窟窿，欠債還錢，殺人償命，姓藍的別瞧你是個組長，連一點人性也沒有，今天跑不了你。

袁 （大聲急呼。）撒開手！

王 袁工程師，你何必生這麼大的氣，我們連命都顧不到的人，他不要欺負人，大不了拚個死就是了。

袁 你們都說的不像話，藍組長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大家可以慢慢地說，我們是一家人，自己跟自己鬧能鬧出些什麼來呢。

張 我們是來找活命的，現在吃的沒有吃的，喝的沒有喝的，收成還早着呢，我們是爲些什麼？

袁 就是沒有指望，也不能拿藍組長來出氣。

張 他把我們的五個小組長抓起來了。

袁 這五個人呢？

張 我們從警衛隊手裏搶出來了。

袁 既然，把你的夥計已經搶了出來，還有什

麼事要找藍組長。

王 其實也沒有什麼事了，只是他還沒有把我們的事辦出個頭緒來，現在轉眼天就要過冬，這點衣服真不當事。吃的吧，說還沒有運到，現在連水都沒有的喝。

袁 現在不是正挖着水井嗎！如果嫌井挖的慢，大家閉着沒有事的人，爲什麼不去幫忙，反來到處亂鬧，你們還記得不記得我們一塊兒來的時候，我怎樣告訴過你們的，我們要從無中生有，目前只有政府的一筆現款來養活着我們，等我們用自己的力量耕種出許多糧食來，才算是找出了活命的方法，現在我們吃的東西不是你們種的，而是我們往別處運來的，不够吃那是一定的，只要等我們把這塊地方開發好了，自然吃不完，用不完，誰讓我們還沒有動起手來出力，就想從天上掉下餡餅來嗎，藍組長又不是神仙，他養不起這些人，現

在就有錢也買不到這些東西，你們專找他怎麼能馬上變得出來呢，大家要存着體諒別人的心。

劉 他體諒我們的話，也就不會押起那五個人來了。

袁 押起那五個人那也不對，可是你們還沒有等我請藍組長把他們五個人放了，你們就已經把他們搶走了，別忘了你們到這裏幹什麼來的。

張 (誤會了。)我們是陪陳大個子來看傷的。既然是陪他來看傷，可是現在，你們反而把他丟在地上，你們圍着藍組長好像要債的樣子，這是幹什麼？我告訴你們說，我們到這裏來是大家拿出氣力來屯墾開荒維持活命的話，不用向別人吵，只要自己拿了鐵鍬去挖井，去開渠，把水道開好，咱們下種，明年自己吃自己的飯。

（這些壯漢軟化了）

王 便宜了他，不再麻煩就是了。

袁 你說便宜誰？

王 我說這位藍組長。

袁 本來你們預備把他怎麼樣？

張 大家一時氣憤本想也把他押起來，這叫一報還一報。

袁 簡直荒唐，他是總務組長，處長現在重慶，他代理處長的職務，你們想把他押起來，誰管我們的糧食，誰管去替我們想法子運菜，你們連明天的稀飯也不想喝了，我看你們糊塗得要命，現在你們還有什麼事。

王 沒有什麼事了，只是等陳大個兒包好了傷，我們好把他送回去。

袁 用不到你們就誤了時間，齊他一個人。

楊 不要緊你放心吧，他很快的就會好的。

袁 我替你們來看着陳大個子，你們都出去告

訴外面的人該幹什麼的幹什麼，先把那些槍送回警衛隊，沒有事的，都掘井去，去挖河的也可以，不要在外面就誤時間。

李 好，帶你們去掘井去。

袁 老李，領他們把那支「天堂進行曲」唱起來，他們就會想起當初是怎麼下決心來的。好，跟我走。

高 這個陳大個子……

楊 有我來看着他，今天就讓他在這草屋養傷，你們去吧。

王 走吧。

劉 走。

張 袁工程師，你別生我們的氣呀！

袁 我沒有生氣，你去吧。

（李率領這幾個壯漢走出去，藍很難為情的走到袁的面前，伸出手來。）

藍 老袁我錯了。

袁 （失笑）不必這麼嚴重，我也很後悔打了

你一拳，腫了沒有？

藍 還好，還好，楊小姐讓你見笑了吧。

楊 藍組長你看我那裏顯得了笑你啊！

（這時門外，大隊墾工唱起齊整雄壯的歌聲，充滿了堅強的意志。）

——幕落

第二幕 (第二場)

時 第一場幾個禮拜之後的一個早晨。

人 袁嘉禮、楊蘊玉、張義禮、劉長壽、王萬

忠、陳寶祥。

景 同前。

開幕 外面風停了，小屋的光線也亮起來，比

以前的景色好多了，袁健康已經恢復正常，惡案繪圖，畫好以後，把圖釘在牆壁上，只有三個圖釘，另外一個怎麼找也找不到，終於發起火來。

外面隱隱的傳有炸藥爆發的聲音。

袁 (自言自語，) 這個圖畫釘到那裏去了

，怪事。

(又繼續找起來，把書案上的東西往四面亂丟，這時看護小姐楊蘊玉自外面進來。

楊 你聽見了嗎？

袁 什麼？

楊 李大哥已經用炸藥把河水放過來了，剛才

「轟」「轟」的響了好幾聲，我們挖好的建國渠從今天起有水了。

袁 (繼續找他的東西) 很好。

楊 你在找什麼？

袁 一個圖釘不見了。

楊 我來替你找吧。

袁 我找遍了都找不到，你找也沒有用。

楊 讓我來試試看，你別這麼着急呀！(開始

去找。)

袁 我現在只剩下這四個圖畫釘了，如果再去

一個，簡直就算一個也沒有了。

楊 本來是放在什麼地方的？(不停的滿處去

尋找。)

袁 就是從這桌子上拿到那裏，我分明只拿過

去三個，還有一個應該還在桌子上，可是再去拿就不見了，難道說大白天也會出現

了鬼嗎！那可真該死了。

楊（笑了。）誰是落在地上去了。

袁我也找過了，都沒有，你說怪不怪？

楊會不會夾在那些亂紙裏面？

袁沒有，（拿起那些紙夾亂抖）你看他能藏得住嗎？

楊既然找不到，等一會兒再找吧！

袁（非常憤怒，）我就不相信，這麼一個小

圖釘，它也敢藏起來欺負我。

楊等一會兒也許不用找了，就會叫我們看見

了，這樣的小事，你何必這麼認真呢。

袁我們這個地方什麼東西都缺乏，少一件東

西，就永遠不會再有了，在從前別說一個

圖釘我不放在心上，就是一盒圖釘丟了我

也不心痛，現在在這裏一根針都是稀罕的

，不行，我還得找到它。（兩人又找了一

週，依然沒有。）

楊算了，算了，我去另外找一個圖釘來吧。

袁你有嗎？

楊我記得剛來到這裏的時候，在我床頭上

釘一張照片，那兒不過只是一個。

袁是你愛人的照片嗎？

楊不，我沒有那種設備，我釘的是一張我哥哥的照片。

袁那，你把圖釘給了我，你那照片怎麼辦呢？

楊我可以用漿糊貼在牆上。

袁這合適嗎？

楊你不是一定要有一個圖釘嗎？

袁好吧，只要你願意給我，我就要，不過我

那個混帳圖釘它會逃到那兒去了呢，怪事

，怪事。（要坐上去。）

楊（突然發現了椅子上有個東西，忙喊了出來

。）不要坐，不要坐，那，那。

袁（可是來不及了，剛一坐下馬上負痛而起

。）噯呀！什麼東西？（和楊相衝了一個

滿懷，差不多擁抱着了楊。）

我看見那圖釘彷彿就在椅子上。

袁 忙去找，仍然沒有，不禁失笑，它刺了我一下，可是又不見了，可憐。

楊 看見那圖釘釘在袁的褲子上，喂，我找到牠了。

在什麼地方。

袁 在你的褲子上釘着，你不要動，我替你拿下來。（從他的身上拿下來一個圖釘。）

袁 驚喜之狀像小孩發現了糖果。）可找到你了，你這個小東西，刺了我這麼一下（接了過來。）謝謝你，謝謝你。

你還疼嗎？

楊 不疼了，（用手去摸尙有些痛，作一個鬼臉。）我是說不疼才怪呢。（趕忙轉過去把牆上的圖畫釘好，向着那張圖含笑凝望，）不要說這一點小的疼痛，我經過了比這重萬倍的疼痛，只要看到了我這張圖我

就忘去了，也只有這張圖使我不想回到熱鬧的城市裏去。

袁 這是什麼圖樣？

楊 這可以說是我心目中的天堂的圖案，我想在中國荒廢了土地上，建立起人類的樂園，然後擴張到全國去，這不過是最初步的計劃，我希望能夠首先在這移民墾荒的集團農場的生活裏，實現我這個願望的初步。你瞧，這是我們的住宅區，（突然若有所思，從另外的許多圖裏取了兩張，給楊看。）這是我設計的標準小住宅，你說那

楊 一張好。
我們現在這樣的苦，那裏住得到這麼考究的房子呀。

袁 自然不是現在，是不久的將來，假如可能有了這種建築，你喜歡那一棟。

楊 指着這張。）這棟我喜歡。
袁 我也認為這一棟好，因為佈置很緊湊。

楊 我是外行，我只覺得這所房子小巧玲瓏得可愛。

袁 我看見了這些圖畫，就像看到行路的火炬，這是費了我許多心力，所構成的三民主義最高理想區的設計。它的生長最初基層的建立正需在沒有任何惡勢力環境中從頭着手，正需要像我們這裏一樣的真實地帶上發展起來，只要農場工區建設好了，都市是容易建設的。這是我生平唯一的願望，我希望能看到四萬萬五千萬人在歡樂中生活，幸福中生存。中國在國際上是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安分守己的公民，只要有那麼一天也可以使我忘去了過去一切痛苦的煩惱。

楊 我也是爲了減少人們的痛苦，才去學醫的，可是你所想到的比我想到的要廣泛得多了。

袁 無論多麼大的事情，也都是從一星一點做

起的，現在不是在這荒涼的原野上從事集團農場的試驗嗎，這好比在這幅圖上釘了一個圖釘一樣，如果能釘滿了圖釘，這就會變成另外的一種形式了，假使再進一步能把這些圖釘，用高熱使他們凝固在一起，就會變成一塊堅固的純金裏的板子，這在造船的工程上早已有了相當的成就，在整個社會的改進上我以為是一樣的道理。怪不得你把這只圖釘看得那麼重要，原來圖釘代表着你的一套哲理。

袁 這是我的一種樂觀的想法，要不然爲什麼甘心走到這遙遠的地方來喝西北風呢，我是個學工程的，現在因爲人手缺乏，我還兼代着總務上的職務，這是打着鴨子上架，事情又困難，不知道受過多少挫折，雖然在這萬分艱苦的當中，我個人是下了決心堅持到最後的一小時，要做個最後撤退的一個人。

楊 你又覺得有撤退的需要了嗎？

袁 事實上是叫我這癩就心着的，你知道我們

現有的糧還有多少嗎？

楊 我知道一天比一天少了。

袁 根據我們最後的現存倉儲日報表的記錄上

說頂多還可以維持三天。

楊 我們的運輸車輛在一個禮拜之前，不是已

經向這裏開過來了嗎？

袁 計算開到的日子是五天以後，萬一五天以

後還不能到，我們就無法叫這許多人再支

持下去了。我正憂慮這個試驗要功虧一簣

，我把全付精力寄託在這種事業的希望上

，就在這一個禮拜中間看到決定。

楊 假如只差一個禮拜的時間，無論怎麼困苦

，我們就算遇到天災，竭力等候那批車子

開到。

袁 你有這樣的決心？

楊 我可以這樣。

袁 可是二千多移來的墾工怎麼辦。

楊 我們也勸他們忍受着渡過這個難關。

袁 萬一一個禮拜以後還接濟不上，那時候這

二千多條性命，就有問題了，如果他們徒

步向有水有食物的地方走，非有二天的功

夫走不到，所以要走只有在明天就走，現

在還有一些食物可以維持他們，撤退到有

吃的地方，我現在正在考慮我應當怎麼做

，要撤退就在明天，要不然以後真要走也

就沒有機會了。

楊 我們這條越南渠剛剛通到這裏，可是明天

我們就得離開了這裏，這是多麼不幸的事

呀？

袁 我也是正在這裏猶豫不定，以後水是不成

問題了，問題就是這批接濟的糧食。

楊 唉，李大哥今天還是高高興興地拿着炸藥

到開口去放水呢。

袁 這批可憐的墾工看見水流過來，他們將要

怎麼樣的高興，如果要知道了沒有接濟，而不能支持下去，他們又要怎麼樣的傷心啊。

楊 我們該怎麼辦？

現在我還沒有辦法，等今天晚上決定，（指他的那張圖。）這天堂的圖案有沒有在人間構成的機會，現在還沒有把握？（放聲慘哭。）

楊 （眼圈紅了要哭。）我不希望這個事業，就這樣的結束了。

袁 誰不這樣想？可是事實上有着多少困難，都有着相互因果的關係，我們是盡了所有的力量。

楊 你再想想還有沒有一線的生機可以補救。

袁 除非……那是妄想……！

楊 我們離開了這裏以後你去做什麼？

袁 我，不是你們離開這裏，我一個人不預備再做什麼了。

楊 何至於這麼樣的灰心呢。

袁 你想我還有臉去見那些在城市裏得意的人嗎，因我私人的事情失敗，所以我就把一切的希望全部集中在這件事上，然而不幸

，眼看這事業又要失敗了，我還有什麼打算，我打算送你們走了以後……

楊 你一個人留在這裏？

袁 不，有風沙，有天上的老鷹陪着我。

楊 你那會做飯嗎？誰給你挑水呢？

袁 （笑了，）小姐好糊塗呀。

不，我們想出一個最後的辦法，萬一環境實在無法補救，我們整批撤退，將來也許還可以有整隊回來的希望，你剛才說的簡直是一種恐怖的幻滅，我請你把這句收回。我們希望的是成功，不是失敗。

（這時遠處傳來一陣陣地獄呼，和雄壯的「天堂進行曲」的歌聲。）

袁 我何嘗想失敗，我的希望最遠，我剛才不

是說過了嗎？盼望能聽到全人類的歡呼，可是不要像這二千多墾工僅僅看到了渠水流過來就高興，不去想一想還有許多意外的恐怖遭遇。

真是水走到了，你看他們這種高興的樣子，真比看見黃金還要興奮。

袁 唉。

（墾工張義禮、劉長壽、王萬忠，興高彩烈地排圍而入。）

張 袁工程師，袁組長，水流過來了。

劉 你快去看看吧，水跑的比汽車都要快呀。

袁 是嗎？

王 水頭都流過那山腳下了，楊小姐。

張 不去看可就晚了。

袁 好，我去看。

劉 明年種地這可有水了。

袁 走吧。

王 楊小姐你不去。

楊 你們先走吧，我把這裏收拾一下就走。

（袁率張、劉、王，走出外門，楊蘊玉看了看牆上的圖畫，和袁所設計的工程圖畫，便開始把袁弄亂的東西整理好了。外面歌聲仍然從遠處來，她剛要進入她的房間，工程師李鈞已自外門入。）

李 （笑容滿面地。）這一下比養出一個又白

又胖的孩子來，我還要高興，還要痛快。

楊 （無精打採地。）李大哥，辛苦了。

李 大妹，你爲什麼不給我道喜呀？這條建國

渠就是我的口福。今天生下來了。

楊 （勉強地。）恭喜，恭喜。

李 怎麼，你今天彷彿像有點病似的。

楊 是的，我有點不舒服。

李 是受了涼，還是……

楊 沒有什麼，只是心裏有點乏味。

李 我今天這麼高興，可是你這麼衰弱的樣子，未免令人掃興，大妹，大概是你太寂寞

了。吧，如果是在重慶、昆明，就是成都、西安的話，像你這樣的人，早該跟人家談戀愛了。

你倒想得很週到。

我是要替你選一個很好的男朋友的，現在剛把水弄了過來，不久的將來，我再想法子給你選一個男朋友來，這裏的物質條件這麼困難，你也不能太急了。

李大哥，那裏有開水，你自己倒着喝吧，我看你今天真像生了孩子一樣，高興的過份了。（要走入內室）

李 喂，你別走，我看你不高興的過份了。有什麼值得你這樣發燒的，你吃多了嗎？

楊 小姐，今天我還沒吃飯。

李 你知道嗎，再有三天運輸車開不到，你想吃飯也沒有了。

李 是嗎？誰說的，（笑起來。）

李 袁工程師剛剛說的，你還是這麼笑。

李

我也不能就這樣哭起來呀，我的小姐，你不要急，三天以後還有飯吃，今天的晚餐就很豐富，你知道不知道？

楊 你怎麼知道。

李 你不要急，你聽我說，我剛才不是去放水去了嗎？

楊 說來說去還是說你去放水，我知道以後糧食不成問題了，我知道。

李

你聽我說完呀，我們把水引到建國場以後，我並沒有馬上回來，我坐了汽車到東面去看那座便橋去了，我們的運輸車總來不到，你以為我心裏不急嗎？我總疑心是那座便橋坍了，所以今天趁有小汽車的便從河壩那裏就到那便橋去，還沒有走到便橋那裏，就看見我們的運輸車有三部停在路邊上。

楊

運輸車有三部停在路邊上，我們的運輸車停在里那做什麼？

李

有一部拋了鏟他們正在修呢，修好了用不了兩個鐘頭，就可開到這裏，車上有的是糧食，他們隨後就可以到，後天吃飯不成問題。

楊

你說的是真的是假的。

李

我什麼時候對你說過半句謊話呢。我們一共是八部車子一道來的，因為有幾部跑的慢，就丟在後面了，只剩下五部車往這裏趕，有兩部車上裝的活豬得慢慢地走，這三部車在今天上午八點鐘就趕到那座便橋附近，可是有一部出了點小毛病，就擱在那裏了，我看見了他們，押車的還問我，「你們這裏有沒有鬧過警報」呢！我帶回來一張重慶的報紙，你看這是我們印得出來的嗎？（從衣袋裏拿出一張報紙來，丟在桌上，楊搶過去看。）

楊

真是重慶來的。
我沒有騙你吧，你在這裏就心後天沒有飯

吃，我就心帶來的好幾罐雲南火腿有誰會燒火腿白菜湯呢。

楊

如果真的帶來了我能做。

李

我是坐小汽車先跑回來的，他們也許快要到了。

楊

可是袁工程師還不知道，他正發愁發得要命呢？

李

不必老早就告訴他，太興奮了，也許會興奮出毛病的。

楊

他正發愁得要命，可是我也沒方法安慰他，如果這三部汽車一到，他真會興奮起來的（對那張圖歡呼）哦，這天堂的圖案，要在這人間出現了。

李

有什麼值得你這樣發燒的，吃多了嗎，小姐？

楊

剛才袁工程師給我說許多傷心的話。他是受過失戀刺激的人。

楊

他並沒說起他私人的事情，他說我們這個

農場的事業，要被意外的打擊給毀了，他正在考慮，萬一運輸車再開不到。預備怎麼樣撤退呢。

李 等一會兒他就會高興得瘋狂起來，你得給他預備一點安定心臟的藥水，還有這種藥水嗎？

楊 對了，他也該吃藥了。
你去拿來吧。

（楊入內室，不久袁嘉禮自外無精打彩入，見李默然無言，一人坐下，嘆了一口氣。）

李 老袁，我看你又該吃藥了。

袁 什麼？

李 藥，什麼？

袁 我又沒有病吃什麼藥。

李 我是好意預防你生了毛病。

袁 謝謝，你自己預防吧。

李 你對我今天所作的得意傑作。——放水這

個場面，彷彿不起興味似的。

袁 歷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勞，用不到我當面恭維你一頓，那可有什麼意思。

李 你有點變了。

袁 怎麼？

李 來到這裏不到半年，你的「生命力」減退得太多了，不像從前那樣勇敢、活潑、天真、浪漫的樣子了，也許是此時此地環境所造成你這樣頹唐吧，同時我怕你是受了安甯小姐戀愛挫折的影響關係。

袁 我並沒有把那件事放在心上。

李 影響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培養你的生命力，你是中國的標準青年，不要無病呻吟，故意做出一副紅顏薄命的樣子來。

袁 你要我學你那套嘻皮笑臉而腦筋是麻木的人嗎？我不懂你從那裏帶來這許多高興，永遠扯着Smiling Face 像個娼妓似的。

李 我看你神經衰弱得太厲害了。——楊小姐。

（楊在內室應聲：來了。）

袁 你叫她做什麼？

李 我叫楊小姐給你一點藥吃。

袁 我不吃。

李 我們這裏因為營養不足，容易害粗頸症，你吃了就可以好了，並不是治神經衰弱的。

（楊手持一小酒杯入。）

袁 飯都快沒有的吃了，還吃藥簡直是浪費。

李 那更得要吃了。

袁 你還是什麼意思？

李 這是預防百病的藥。

楊 袁工程師，你吃了這藥吧。

袁 楊小姐你也幫着這小子來捉弄我嗎？

楊 不，你儘管吃好了，這就是你平常所吃的藥。

楊 （對李）你說吧，李大哥。

李 不等他消化，消化嗎？

楊 快說吧，他等得很着急了。

李 老袁，我們的運輸車已經開到了。

袁 什麼。

李 三部裝得滿滿地運輸車，馬上就可以來到了。

袁 楊小姐，快給他找點藥來吧，這個人發瘋了。

李 老袁，你聽我說，我親眼看見的。

袁 在你的夢裏？

李 我剛才坐汽車到便橋那裏看見的，有一部

在那裏拋了錨。

袁 我不相信，要來也是八輛，不只會有三輛

的，你說的數目不對。

李 你愛信不信，這是運輸車帶來重慶報紙，

你看。

袁 （半信半疑。）可是我還不相信。

李 等一會兒，你就相信了。

（外面有汽車馬達和笛聲，羣衆歡呼騰起，袁忙開門外望，在遠處駛來了三部卡車，袁驚喜如狂，把手中的藥杯丟到半空，拉着楊擺手。）

袁 我看見了運輸車真的來了，（瘋狂得擁抱着李鈞。）

李 這個人才是真的瘋了。

袁 老李，你沒有騙我，我們得救了，我們全體得救了，這三輛車上裝些什麼東西。

李 吃的，用的都有，還有好幾罐雲南的火腿呢。

袁 是嗎？好，我們去看看去。

李 我老早看過。

袁 （拉着李）一塊去，一塊去。

李 我請你不要太過興奮了，扯着這樣的String Face像個媚妓似的，我看你鎮靜一下再去看看吧，運輸車既然來了，就不會跑掉了。

袁 你去不去。

李 我實在累了。

袁 （用力把李推倒在地上，）我一個人去。

陳 （墾工陳寶祥陳大個子，扶着一束信件飛奔而入。）

李 袁工程師你有兩封信，（把信遞給袁，袁啓見其一。）楊小姐你也有一封。（把信給楊。）李工程師你是一個包裹，（李先在地下啓視。）這回車上帶來的好東西可太多了。（慌忙地又跑了出去。）

李 （笑着）我的那位不識相的未婚妻，送了我半打領帶，兩瓶香水，可以說是在這裏一點用也沒有，留着將來再說吧。

王 （袁看信的神色慢慢變得憂慮起來，手有些抖，墾工王萬忠、高福田、劉長壽等笑容滿面地進來。）
袁 報告，袁工程師，你把庫房的鑰匙給我丟開門，運輸車等着卸貨呢。

袁 (把鑰匙給王。) 叫管庫的人一件一件點清楚。

王 你不去嗎？

袁 我不去看 (有些支持不住，突然倒在地上，大家忙亂呼叫中把他扶了起來，李從地下拾起袁手中的一頁信紙，看了一眼。)

楊 (奔去看他，) 怎麼？

李 (對楊) 這個信的毛病。

楊 信上說什麼？

李 這信上周安甯小姐已經和羅大琨宣佈訂婚了，他怎麼樣？

楊 不要緊，他今天受刺激太多了。

李 我不是要你給他吃點藥嗎？

楊 這藥是治不了心病的。

袁 (醒過來，) 怎麼樣了，不是在做夢吧。這是真的事情，並不是在做夢，不過老兄

你可算真把我們嚇了一個好的。

(在雄壯的歌聲中——落幕)

第二一 筵席

時 時過經年的一個諸事大吉的日子。

人 周安甯、趙小姐、鄭幼齊、吳先生、羅大珉、偵緝。

景 某大城市中的一家出租結婚禮堂的大飯店裏，特設新娘化裝間。

這房間的色調悅目，陳設富麗。加上佈滿了新鮮花籃，越發使這是氳氳了濃鬱的喜氣。一面有一雙闊大的落地長窗，窗外是陽台，在那裏可以俯看下面的通衢。一面有一門通甬道，自外來的人都要由此而入。一面另有一門更衣室，室中有桌、椅、几、櫥、和一套沙發。最重要的是一個巨型的化裝台，附帶着一面從頭到腳高大的穿衣鏡。在化裝台的上面，擺滿了形形色式的香水瓶子和各種珍貴的化妝品，還有許多長、圓、方，大小不同絨亮的小盒

，那裏面都是燦爛奪目的首飾之類，沙發上也堆滿了東西，有許多時裝店衣服紙匣，好幾把大的花球，兩雙嶄新的銀色高跟鞋，還有新娘和伴娘剛換下來的衣服和絲襪，以及許多摩登女性的各種必要的零件。從這裏的凌亂情形，可以看得出一個婚禮的緊張性和嚴重性。

開幕 僅伴娘趙小姐一人對鏡理裝，在鼻尖上搽粉，新娘周安甯披着紗自更衣室迅速地走出，也要去照鏡子，看見爲人估據着，不禁嬌嗔起來。

周 這該死的飯店，化裝間裏不知道多預備幾面鏡子，叫人家怎麼够用呢。

趙 (立刻退讓。) 我好了，讓你照。(找了一個地方去換新鞋)

周 (顧影自憐了片刻，) 真是對不起，這可怎麼好意思讓你讓呢，我的頭髮今天可真糟透了。

趙 不是滿好嗎？

周 沒有你燙的好。

趙 我還正想說沒你燙得好呢。

周 (深感惱恨，)你看叫那理髮匠弄成了這

鬼樣子。

趙 有頭紗蓋着看不見。

周 (坐下去，)氣死我了，我不來了。

趙 我看真是很好了，你快換鞋吧，這雙我覺

得有點夾腳，昨天還試得好好的。

周 我今天處處不順心，鞋一定也不合適，(

把腳上的鞋踢出老遠，換上了新鞋，)他

們怎麼還不來呀。

趙 吃一頓飯至少也得半個鐘頭。

周 我等他們來好戴上頂圈。

趙 我來給你戴吧。

周 早知道這麼麻煩，我真不要結婚了。(把

手放下來，表示真要怠工的樣子。)

趙 (走過來，)我給你戴，不用急，還早呢

。(爲她理裝)

周 (外面有敲門聲)

他們回來了吧，(高喊，)劉太太請進來

吧。

趙 (門外繼續敲門)

不會是劉太太他們，他吃飯那裏會這麼快

呢。(走至門前問，)誰呀？(把門開了

，)嗚，鄭先生。

鄭 (踏進門來，吳先生身穿大禮服隨後進來

，)趙小姐，新娘換好衣服了嗎？

趙 換好了。

周 幾點鐘了？

鄭 還早着呢，嘿，好漂亮呀！我來幫忙。(

跑過去幫忙)

吳 (對趙小姐，)我這套大禮服怎麼樣？

趙 你先看我這身衣服好看嗎？

吳 好的很，你看我有沒有做新郎信的樣子？

下個月就是我們唱這齣戲了。(攔着趙小

姐一把，走向新娘子，）安甯，你真太美了。

周 謝謝。

吳 大現真好福氣呀！

周 你有趙小姐，像鮮花般的趙小姐，——你們那一天請我們吃喜酒呢？

吳 我們早呢，下個月才能定日子。

周 趙小姐，你可得催着點吳先生，他們這些男人，專好高速度訂婚，低速度結婚，他們訂了婚就把結婚這回事忘了，這是我的經驗。

趙 （對吳）你聽見了沒有。

吳 準不如下個月就是了，我請你做伴娘。

趙 人家今天結婚。

吳 哦，那時候你早成了人家的太太了。

周 做了人家太太就不能當女傭了嗎？

鄭 習慣上是這樣的。

周 我一定要做你們的傭相。

吳 那除非你今天別跟大羅結婚，你捨得嗎？

（大家都笑起來）

周 大羅在鬧些什麼，也不上來看我。

鄭 他一直想上來看你的。

吳 可是不許他上來。

周 爲什麼呀？

吳 這是外國規矩呀！

什麼規矩？

鄭 這也可以說是洋迷信，據說在結婚的那一天，不准新郎傭在婚禮以前看見穿了禮服的新娘子。

周 新娘子作了什麼孽，不准跟新郎傭見面？

鄭 這就不可考了，好在再有幾個鐘頭行了禮，他就成了你掌心裏的東西了，何必這麼急呢？

周 我找他要有要緊的事，這些外國媽媽經我不相信，請你馬上找他來吧。

鄭 好，好，我去找他來。

噢 我去找她吧，他就在樓上換衣服呢？（奔出）

鄭 安插，我總算還有這點口福，今天能够在這裏吃到你們的喜酒。

周 鄭先生，這是什麼話呀？

鄭 我快要離開這裏了。

周 你要到那裏去？

鄭 有難言之隱，我要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周 做生意嗎？

鄭 你看我是個做生意的人嗎？

周 你究竟上那兒去呢？

鄭 現在我不便告訴你，我要去的是什麼地方，你以後自然會知道。

周 我知道，是到美國去。

鄭 那太好了。可是我去的並不出中國的境內。

周 是到臺灣。

鄭 還不到那麼遠。

周 我猜着了，加爾各答。

鄭 趙小姐還是不對，加爾各答是印度的地方。

周 是坐飛機呢，還是坐汽車？

鄭 都要坐的，而且有一段路還得騎馬，騎駱駝，甚至還得坐十一號自備汽車。

周 西康，准是西康。

鄭 你們不要猜下去吧，猜不到的。

周 你究竟到那裏去呢？

鄭 那個地方還沒有取得地理上的名稱，我怎麼能說呢。

周 你何必瞞着我呢，我們是老世交呀。

鄭 一沉靜了一下，我去開墾去，去的地方靠近甘肅，至於屬那一縣管，我就不清楚了。

周 袁嘉禮不是也在一個地方開墾嗎？

鄭 你接到他的信了嗎？

周 袁嘉禮不是也在一個地方開墾嗎？

鄭 你接到他的信了嗎？

周 袁嘉禮不是也在一個地方開墾嗎？

鄭 你接到他的信了嗎？

周 袁嘉禮不是也在一個地方開墾嗎？

鄭 你接到他的信了嗎？

周 袁嘉禮不是也在一個地方開墾嗎？

鄭 你接到他的信了嗎？

周 袁嘉禮不是也在一個地方開墾嗎？

鄭 你接到他的信了嗎？

周 那恐怕還不怎麼好，不然，爲什麼還不結婚呢？

鄭 他的事業是成就了，戀愛恐怕依然失敗着。他有今天這樣的地位，已經算不錯了，

剛剛三十歲的人就能有這樣的事業，將來還了得嗎。幸虧究竟是經營門得來的，他來信說起他們在十年多以前的生活，嚙盡人間最大的辛苦，不吃飯是常有的事。

周 現在也好不了。我們這兒的公務員的伙食不是挺糟嗎。

鄭 不，人家現在可不行了。

周 比我們這裏生活過得好？

鄭 好多了。

周 他們有肉吃嗎？

鄭 他們有的是牧場，還缺得了肉嗎？現在人家連黃油、乳酪、麥乳糖，都是吃厭了的東西。

周 他從那兒運去的這些好東西呀？

鄭 他們就是專門出產這一類農產的地方，還能少得了吃的東西嗎？

周 原來他搶了「冠生園」的生意，怪不得吃得不好。

鄭 他們那裏是搶了冠生園的生意，他們是供給民生的需要。

周 他們除了作這些罐頭生意還做什麼？據他來信說，除了重工業短時期不能完成，農業和輕工業都有了大量的生產了，有毛織廠，有紡紗廠，有製革廠，那裏生活舒服得很，有新生活會堂，天天在演電影，演話劇，有規模很大的醫院，有托兒所，幼稚園，有中學，有小學，還有一處藥老院呢。

周 你聽他瞎吹吧，他那個人一向是言過其實，叫人莫明其妙的。

鄭 他有好多照片寄來，我拿給你看。（從袋中取出來）

周 (看照片) 那地方倒也挺摩登。

趙 (在旁觀看) 好像青島似的。

鄭 可是就在中國的內部。

周 這是什麼？

鄭 這是耕地的牽引機。

周 好像坦克車似的，我還沒有見過這個東西呢？

(羅大琨穿着漂亮的大禮服，精神飽滿地自外入，伴郎吳先生隨後進來。)

羅 怎麼樣？怎麼樣？安甯，換了禮服就去拍照吧。

趙 那有這麼快呀？行了禮再照吧。

羅 (拿起照片來看) 這是什麼地方的照片呀？哦，我知道，準是南洋羣島一帶的地

方，對不對？

鄭 斗猜就叫你猜着了。(把照片收起來。)

羅 我到南洋一帶走過好多地方，一看就會曉得，安甯，你找我有什么事？

周 你看我像什麼？

羅 很像個新娘子。

周 一定挺難看吧。

羅 那不是大鏡嗎，你自己瞧吧。

周 我要你看，你覺得怎麼樣？

羅 太太，我能說你難看嗎？

吳 「太太」叫得早了幾個鐘頭！

鄭 大雞是個性子急的人？(大家都笑起來)

(門外有拍門聲。)

周 他們吃飯的人回來了嗎？請進來。

(走進一位西裝齊整的壯漢，這個不知名者，他是負着偵緝任務來的，首先和吳先生點頭為禮。)

偵 請問那一位是羅先生？

吳 你找羅大琨先生嗎？

偵 是的。

吳 他指羅，就是這位新郎官。

羅 有什么事？

偵 羅先生，我有點事要和你單獨談談。

羅 你貴姓？

偵 我姓馮。

羅 有什麼話在這兒談好了。

偵 這裏方便嗎？

羅 這裏有我的未來的太太，此外也都是老朋友，沒有關係，只管說好了。

偵 這……這……

羅 你有什麼貨脫手嗎！（突然想起）對了，

偵 那一位介紹你來的？

羅 （從衣袋中取出一張文件來。）請羅先生看一看。

偵 （看了那張紙神色大變，）這是什麼意思？

羅 沒有什麼意思，我奉命來請羅先生即去一趟。

偵 （發起抖來）這是沒有的事。

羅 這上面有證據，羅先生跟我說也沒有用。我馬上就要結婚了。

偵 對不起，馬上就得走，這是公事。

羅 什麼事情？

偵 羅先生的案子犯了，上面請他問話。（大家爲之一震）

羅 怎麼？

偵 （取出一個徽章來，）他很有問題。

羅 （鄭嚇得不得所措。）

偵 他有了什麼問題？

羅 你不用怕，與你們無關。

偵 大羅什麼事情？

羅 他非法營商，重要物資資敵有據，上面限今天正午要帶他到案，外邊還有汽車等着呢。

偵 （大家慌了手脚）

羅 大羅還是真的？

偵 沒有這回事，他瞎造謠言，我是那一種人嗎？

羅 這種人命關天的大事，我怎麼能來開玩笑

呢。

羅 (勉強鎮靜。)朋友，有什麼跟我過不去的地方，只管說，小兄弟一向很漂亮，三十萬五十萬都沒有問題，我馬上可以用美金付現。

偵 羅先生，你也別亂開玩笑，你到窗外看看，下面還有許多憲兵在等着你，還不是一件小事情呀。

吳 (吳先生溜到陽台上去看了看)真是有好多憲兵。

偵 這不會錯的，我們有命令。

周 我們馬上要結婚了，你們爲什麼這時候來搗亂。

偵 小姐，這是爲了你好，就是要在你們舉行結婚禮以前抓他，免得牽連一個無辜的女性，你們結了婚以後，你可怎麼辦呢。

羅 (對羅)你還是好好的走吧，誰讓你做了這種事，過早總有這麼一天的，現在沒

有別的辦法。

羅 (推開那偵緝人員，向門外逃)哎呀！(外面有一把手槍堵着門口，另外有一隻手提着手鎗，羅知道跑不掉)噢！什麼都完了。(被外面的人抓走。)

偵 (從容的走到門口，對室申說。)你們去休息去吧，今天是結不成婚了。

鄭 他，他，還有出來的日子嗎？

偵 這很難講，他的案情相當重大，不必指望他吧，對不起，打擾，打擾(出去關好了門)。

安甯放聲痛哭，大家都想不出可以安慰她的話來，安甯想追出去，鄭等趕忙把她的攔住，扶她坐下來。)

安甯，你要保重，這也是他自作自受，我們也沒有法子挽救的，要想法也得慢慢想法子。

周 他究竟爲了什麼？

鄭 我也莫明其妙，據那位偵探說，他的案情很重大，據我看起來，案情也一定相當嚴重。

周 他，他，從此不能回來了嗎？

鄭 這，這，這很難講。

（窗外有嘈雜的人聲，吳、趙走到陽台上去。）

吳 （神情緊張，）他上車了，（周要去看，鄭扶她走出去，憑欄下望，外面有汽車開動聲音。）

周 （伸着手聲嘶力竭的喊，）大羅，大羅，大……大……大……

（汽車笛聲，車已去遠，周頹然暈倒。吳、趙，把他抬了進來，把她放在沙發上，施以種種急救，大家又都呼叫着。）

鄭 我去找個醫生來，現在一個人都不在這裏，你們好好的看着她。

（鄭奔了出去，只留有吳和趙看護着昏絕

的安甯，鄭出門外似乎碰見幾個來參加婚禮的客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問鄭先生，鄭先生這是怎麼回事，新娘子怎麼樣，我去看看。

鄭 別去看吧，讓她好好去休息一下把。

鄭 這是什麼話，黃道吉日出了這個事。

趙 剛才嚇死我了。

吳 我也够受。

趙 大羅怎麼會鬧出這麼大的事呢。

吳 誰知他變的什麼把戲，叫人家弄穿了。

趙 你看他還有希望放出來嗎？

吳 天曉得，這樣抓去的人輕不了，就是不死

，這輩子也完了。

趙 他做了什麼犯法的事了。

吳 還不是做了些投機的生意想撈一票。

趙 你不是也是幹這一行的嗎？

吳 聽說，我是正當的商人，一向是隱孔隱打的。

趙 不過你可也得小心，斷官當心你的腦袋，別也在精精的那天鬧出這樣笑話來。

吳 我的胆子小，所以才這麼窮呀。

趙 瘦呀，窮點就窮點，總比死了強，以後不管怎麼，你可別幹那種投機取巧的把戲吧。

吳 我可不像大羅，我早知道就會出事情，他這小子太狂了。

趙 你別說他，你管住你自己就好了。

吳 你放心好了。不過這紅香冰、香粉、衣服料，你他不能變聲叫我買了。

（甯徐徐轉動）。

趙 安甯，醒醒吧。

吳 安甯，你別這麼難過，今天太巧了。

趙 醒來抱着趙小姐哭起來。（爸爸媽媽還不知道呢，他們到現在還不回來。）

趙 他們吃過了飯都要回來的。

周 你說大羅要緊不要緊？（淚如雨下）

趙 不要緊？你想開些吧。

吳 安甯，你不要這麼傷心。這不是很好嗎？你們還沒有結婚，就是他一時出不來，也

連累不了你。

周 連累不了我嗎？

吳 是呀。不然的話，你不是要更加不幸嗎。

周 沒有希望了嗎？

吳 現在還不敢說。

周 那我就完了。

吳 怎麼？

周 萬一他是撞了大禍，以後我可怎麼辦呢？大不了退約好了。像大羅這樣的人有的

是。

周 不，不行，你們都不明白我的意思。（發現鄭幼齋不在室中。）噢，鄭先生呢？

趙 安甯，他替你找大夫去了。

周 不，我不要大夫看，我現在不是醒過來嗎？吳先生勞你的駕，把鄭先生追回來吧。

吳 不過最好還是看看。

周 不要看，吳先生求你好不好。

吳 我去追他回來。

周 吳先生，請你打聽一下羅大瓏的下落。

吳 下。

趙 安甯，不要太難過了。

周 你不憶。

趙 到底什麼事呀？

周 你們不明白，我也不能告訴你。

趙 安甯，你說呀，這兒沒第三個人。

周 〔痛苦的抽噎聲。〕我——我已經有了——

趙 她明白了，什麼？你有喜孕嗎？

周 咽，他完了，我也完了，我還有什麼臉見人呢。

〔安甯大哭。〕

趙 好姐姐，你什麼時候有的？

周 我剛纔知道，所以催着他趕快結婚啊。

趙 這怎麼寫呢？

周 所以我心裏更急呀，萬一生下一個小孩子

來，沒有父親，這孩子將來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

趙 如果大羅真的出不來的話，我想也有辦法

；安甯，除了大羅之外，你還有愛人嗎？

周 我沒有。

趙 不是你還有一位工程師常追着你嗎？

周 他不在這裏。

趙 他在什麼地方？

周 鄭先生知道，那些照片就是他寄來的。

趙 你在這裏究竟還有愛人嗎？

周 沒有，沒有，爲了大羅，我什麼人都不跟他們來往了，可是他害了我（哭）。

趙 看剛才那種警戒森嚴的樣子，恐怕大羅兒

多吉少，能夠救得出大羅，當然是最好，

萬一沒有指望，你快去找那位工程師去，

他會原諒你的，還是你自己替自己想辦法

要緊。

要緊。

周 我怎麼有臉去找那位嘉禮！

趙 他不是很愛你嗎？

周 他待我不錯，可是我從來沒有給他過好臉色，而且……

趙 那位工程師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周 除了沒有大羅這麼能賺錢，比大羅什麼都好，人家現在的事業幹得很有辦法，那幾

張照片你們不是都看到了嗎？

趙 爲了你自己，最好還是去找他人，只要結了婚，什麼事都完了，鄭先生不是就要去找他去嗎？

周 我怎麼說得出口呢。

趙 我替你想，這個機會失掉就壞了。

周 鄭先生入。

周 剛開了門，看見鄭已走到門前，他來了。

周 進來，安甯甯醒過來了，吳先生碰到我了，醫生也回來了，安甯，你怎麼樣了，我

買了萬金油八卦丹，你先搽上一點吧。

周 鄭先生，我不要緊，只是心裏着急。

鄭 你得想開點，這幸福是在結婚以前鬧出了事，萬一在明天，那可怎麼辦呢！

周 今天也是這樣的呀。

鄭 總算萬幸了。

周 鄭先生，你看大羅要緊不要緊。

鄭 就是受了連累，三個月也弄不乾淨。

周 那可怎麼好，那可怎麼好。

鄭 你現在得爲自己設想了。

周 爲自己想，只好自殺。

鄭 那可做不得，就是你跟大羅的感情再好，也不能這樣想不過去的，我看你受的刺激相當大，你得好好休養一下。

趙 出去散步一下吧，羅先生的事，你也管不了，出去旅行一下也好，鄭先生，你不是馬上要出門嗎？那麼讓安甯跟你一路去

總好嗎？

鄭 對了，這倒是個辦法，你同我一道出去走走，散散心，我沒有關係，只要看安甯決定。

趙 安甯，你看怎麼樣？

周 大羅誰去想辦法呢，我怎麼能去。

鄭 你的老太爺不是可以在這裏想辦法託人營救他嗎？只要你肯去，我馬上給袁嘉禮寫一封長信。

周 你可不要把大羅這回事，也告訴他呀。

鄭 我不會那麼糊塗，我怎麼能把這種事也告訴他。

周 我到他那裏去，他會勸迎我嗎？

鄭 我想他會歡喜瘋了。

周 我恐怕不會，我從前太不拿他當回事了。

鄭 那也不一定，不過你不愛他這是真的。

周 我還是盼望大羅馬上能夠回來。

鄭 大羅能不能馬上回來，要看他鬧事的程度如何，這不是我們盼望所能解決的。

趙 安甯你怎麼光想不開呀，你看剛才的那種情形。你還能指望他嗎？

吳 吳先生頹喪着進來。

他們把大羅抓去了，聽說已經送往軍事法庭了，一到那兒去，恐就完了。

幕落

第四幕

時

一個春光明媚的星期日的早晨。

陳寶祥、袁嘉禮、楊緒玉、李鈞、張義禮、王萬忠、劉長壽、高福田、鄭幼齊、周安甫。

景

一個理想的小住宅前的花園里。

當瓊瓊處建立第一個實驗集團農場的第二週年以後，這裏的住宅區已經在袁工程師有計劃的設計之下興建完成了，袁工程師這時已被任命為副處長，他依然是從前的老樣子，因為他沒有女眷，本來他還得要在窄窄宿舍裏，可是這裏的農民念他計劃這個事業有功，並定要給他一點較優的待遇，強迫他搬到這裏來，然而這個優待反使他非常不慣，住了三天他就感覺到太寂寞，還是想搬回宿舍去，這天恰巧是他三十歲的生日，又是個星期日，暫時還需要留

住一夜，這個住宅的外面是一塊小小的花園，栽種了許多鮮花，修剪整齊的常青樹，還有一個白石砌成的小水池。住宅是西藏式平頂的小屋，門窗上都配了東方的建築圖案，這里很幽靜，窗前藤羅架下擺着幾把藤椅和一張鋪了橙布的小方桌，桌上有一大盤水菓，幾本書，許多捲圖畫。

開幕——這裏一個人也沒有，從花園籬外幽靜的路上走過來一位穿着整齊工裝的農民，就是當初受過鎗傷的陳大個子——陳寶祥，他滿臉笑容，吹着口笛，走了進來，剛剛走到門前，從門裏丟出一團亂紙，便吃了一驚，接着又拋出來許多紙張。

陳 大個子內問，袁副處長，怎麼啦？

袁 袁嘉禮滿面惱喪的樣子踏出門來。我說我不能住在這裏，他們不信，表又不見了，怎麼找也找不着，昨天晚上我就怕它丟了，分明記得放在枕頭下面了，可是

陳 今天早止找了一上午就找不到。

袁 是手錶，還是掛錶呢？手錶不是在你的手
止了嗎？

袁 哎，不是手錶，也不是掛錶，是一張計算
出來的統計表，是一張厚紙上寫的鉛筆字
的表。

陳 (拾起地上的亂紙，發現有一張厚紙，)
這不是嗎？

袁 不是，不是，這樣的紙我有的是，不是這
一張。

陳 這我可就沒有法子幫你找了。

袁 (坐在門口台階上，) 謝謝你，你不會知
道。

陳 我去找李工程師來吧。

袁 算了，算了，今天是星期，讓他們早上休
息，休息吧，下午還有事呢。

陳 他才沒有休息呢，剛剛從養魚池釣了一條
一尺多長的魚，我在路上碰見他了。

袁 讓他玩兒一早上吧，忙了人家一個星期了

，我自己東西丟了，還是我自己找吧，對
了，你來有什麼事嗎？

陳 我……我……我來看看你，我聽說今
天……

袁 我今天怎麼樣，我今天特別不高興，你都
能知道嗎？

陳 不，不，我馬上再來，我馬上再來。
你到底有什麼事？

袁 沒有什麼事，回頭我再來。(轉身跑遠了)
(莫明其妙，) 這些個聰厚的老粗，他們

的心理真叫人莫明其妙。(低下頭來檢起
剛才丟在地上的亂紙，整理好了，剛要走

進房內去，看護楊小姐已含笑出現於籬外
)

楊 (含笑向他鞠躬為禮，) 早安？
(趕快還禮，把手中的紙又帶了一地，)

袁 哎呀，小姐你從那兒學來這許多俗禮呀。

楊 你這一個躬不要緊，我倒嚇了一大跳。
（走進園內，）你不是今天過生日嗎，我來給你拜壽的。

袁 是嗎？你怎麼知道的。

楊 李大哥告訴我的，今天是你的三十整壽。

袁 我倒忘了，噫，可不是已經三十歲了。

楊 他們都要來慶賀的，李大哥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去釣魚去了，釣到這麼長的一條魚，預備送你吃的。

袁 那，那可不敢當，我也謝謝你。（慚愧）

三十歲了，可是我什麼也沒有成功，什麼成績也幹不出來，就怎麼一年一年的老下去……

楊 你還算老嗎？

袁 可是我的腦筋一天比一天壞下去，昨天晚上跟老李一同算出來的統計表底子，我記得放在枕頭底下的，今天起來，怎麼找也找不着了。

楊 什麼樣的一張紙？

袁 （拾起地下的一個樣子，）就是這樣的，不過疊起了。

楊 我去給你找吧。

袁 你別進去，屋子裏叫我找得太亂了，我把床都折了。

楊 你仔細想想，放在枕頭下面以後，你又拿出來看過了沒有。

袁 不記得，一點也不記得了。

楊 你昨天穿的是那件衣服，衣服口袋裏有沒有？

袁 我找過了，沒有。

楊 這就奇怪了，你上回把一個文件藏在帽子裏，害得我找了半天，這回會不會又是放在那裏。

袁 入春以來，我沒有戴過帽了，襪子倒是天天穿的。

楊 我找看吧，你的心全用在數目字上，這些

事情你是永遠記不住的。

袁 不會藏在襪子裏的，那麼厚的紙，我還感覺不出來，那不成了一「木乃伊」了嗎？

楊 襪子裏沒有，鞋子裏有可能吧。

袁 （馬上呆住，）對了，我正覺得這只皮鞋今天特別緊起來，（馬上解了皮鞋帶，脫了下來，楊探手給他拿出來一個折疊好的文件。）

楊 （笑不可仰，）這是什麼？

袁 不錯，就是它，（打開看了，也笑起來，）這個東西累得我早上沒有做事，可是，它怎麼會跑到鞋裏去的，你說怪不怪？（板着脸縮面孔。）

楊 一點兒不怪，起先一定是放在枕頭下面，睡下之後，又拿出來看，看得太疲倦，就掉在鞋裏睡着了，早上醒來，你又忘了放在什麼地方，我猜准是的。

袁 大概是這樣，不過我還是一點兒不記得。

楊 這是你的老毛病，除了你記得那些圖，那些表，你還能記得什麼，連自己今天過生日都忘了。

袁 我最近腦筋衰弱得不成樣子了。

楊 因為你太忙，一個人要做十個人的事，一個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啊？

袁 所以我要辭去這副處長的職務，我還是去幹我的工程去，我忙不過來。

楊 你可以把不相干的事分給別人去做。

袁 我住在這裏，離開你同老李的宿舍，都很遠，我找誰去幫我的忙，我明天還要搬回宿舍裏去，這分明是家庭住宅，單身人住在這裏特別不合適。

楊 這是大家的好意，優待你住在這裏。

袁 我不要優待，也可以說我受不了這種優待，我搬到這裏三天了，真已經把我寂寞死了。

楊 這裏幽靜，不是正好使你埋頭工作嗎？

袁 愈是幽靜，愈使我這閑不住的人忙，愈忙就愈亂，這三天的經驗已經嚐够了，好，楊小姐，趁今天星期日，幫我搬回宿舍去吧。

楊 不要搬它吧。

袁 爲什麼？

楊 這是你精心設計的理想住宅，你對它厭惡了嗎？

袁 並不是厭惡它，只是我沒有住這房子的福氣，留着讓別人來住吧。

楊 別人有住這房子的條件嗎？

袁 有父母妻子的人住這幢住宅，才合乎我的理想。（站了起來）說搬就搬。

楊 今天是你的生日，許多人都要到你這裏來的，明天再搬吧。

袁 他們怎麼會知道呢？

楊 李大哥要送你一條他剛才釣來的魚，大家一傳十，十傳百，就都知道了。

袁 他是一個好多事的人。

（遠遠跑來一個人，就是李鈞，提着一條大魚，走到籬外，笑着把魚往上舉一舉）

李 （向袁，）老袁，你看我們的那些小魚苗

，現在都這樣大了，送你這一條，這是我剛剛打上來的。

楊 （非常高興的樣子，）一寸多長的魚苗，現在都長得這樣長，怕有兩三斤吧？

袁 那些小魚苗來的時候，彷彿有活不了的样子，現在居然都有這樣大了。

李 （走進園裏來）這是小的，大的要比這個還要大，這一條拿來做糖醋魚正合適。

楊 糖醋魚，我會做，可是我不會刺它。

李 等會兒我來刺，現在先交給你吧，這就是我送老袁的生日禮，你得好好的做。

袁 如果是送我過生日的，對不起，請你拿回去。

李 你贈禮不重嗎？

袁 我以爲這種餽贈咱們不需要。

李 還是請他往來。

袁 就因爲禮尚往來，我們要取消這一套。

李 爲什麼？

袁 根據我計算，我們現在的生產還不配這樣的亂消耗。

李 袁大處長，給養魚池裏釣上十條魚來，還能算亂消耗嗎？怎麼愈來愈小氣了。我是送你的生日禮，年年就這麼一回。

袁 這也不該，你想我們有一萬九千多人，平均每天要有兩三個人過生日，每天要有一萬八千多個禮要送，假如人人都像你一樣釣一條魚來送禮，送來送去，不到一個月，必定會把我們從千里以外運來的魚苗撈盡了。

李 你是這裏的功臣，送你的生日，是有理由的。

袁 我就是這裏的老子，也不能例外。

李 星期天照例可以釣魚。

袁 可是不准釣來的魚送禮。

李 好，好，不算送禮，就算我的府上星期天的飯菜，請你們兩個食一頓便飯不行。

袁 聚殮是可以的，但不能說「請」，我們都有正常的生產，爲什麼要你請，我們這也整處的集團農場是有着特殊的集體生活，機會上是一律平等的，李大組長可以請我，

陳大個子也可以請我，這樣一客氣，我們生活全亂了，以後的生日還過不過？

李 你真健忘，上次有幾位外賓來參觀，我們不但送過他們不少禮物，而且也請過他們吃過好多次飯，你忘了。

袁 我沒有忘記，可是你們忘記了，那是我們送的公禮，請的公宴，那是全體民工給我們友好的餽贈，友好的應酬，我們這一萬九千多人共同的負擔，不過是許條魚身上的鱗片魚鱗，公禮與公宴與這私人饋贈的

袁 袁

李 李

袁 袁

李 李

袁 袁

李 李

袁 袁

李 李

袁 袁

李 李

袁 袁

李 李

袁 袁

李 李

袁 袁

李 李

性質不同，私人的餽贈，是一種愚民供奉帝王家奴奉承地主的遺風，在這三民主義最高理想地帶絕對行不通。

李 好，好，那麼就算這條魚，是大家送你的生日禮好不好。

袁 原則上是可以的，可是你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了嗎？

李 我負責沒有問題，不過，因為這條魚所費的事比建築那座養魚池要費力氣得多了。工程的計劃上不能有一點馬虎。一個制度的規章同樣不能有一點馬虎。

李 好，我去找他們的代表人簽字追認，這一條魚是我們連你也在內，共同送給你的生日禮。

袁 李大哥，我謝謝你，假如你把手續辦到以後，我可以正式接受。

李 不管怎麼樣，這條魚我先放在那裏吧，一直叫我這樣提著，也太不招人道了。

袁 哈哈指園中白石砌成的小水池，那裏就是乾淨的水，你把這魚放在裏面吧。

李 那麼我就非正式地把它養在這裏了。

李 把魚放在池中，這時鑿工王萬忠、張義禮、高福田、劉長壽和陳寶祥等一羣而來。客人都帶着禮物，有的是背着一筐蔬菜，有的是提着三籃鮮菓，有的提着幾隻活鷄，有的帶來了許多蜂蜜、菜醬，和黃油的罐頭。陳大個子特別是牽着一頭小羊，紛紛入園，使袁李楊爲之愕然。

陳 對對另外的人，喂，你說吧。

張 你說吧，我說不好。

袁 你們還是做什麼？

陳 我們聽說你因是你過生日。

袁 你聽誰說的？

陳 李工程師釣魚回來說的。

袁 不錯，今天是我的生日。

陳 我們送你一點小東西，不過是不多，小意

思。

五 你不是喜歡吃這些菜嗎？我給你挑來的芹

菜，蕃茄，還有……

張 這隻老母雞熬湯，再好也沒有了。

袁 謝謝你們，請你們全給帶回去吧。

王 怎麼？

袁 我們沒有這種規矩。

王 袁副處長，你不愛我們的禮嗎？

袁 謝謝，我不能接受。

張 那可不行，你知道我們是多麼費事買來的

，現在街上擡不動的人，都在那兒買呢。

陳 都是要送來的。

袁 那不行了，讓你們這麼一搶買，所有的貨

物都給買完了，不行，不行，（對老李）喂，

老李，你攔了禍了。你得趕快想辦法去。

李 現在是什麼情形？

袁 你說的釣一條魚來送袁工程師，所以我也

去買點東西來送他，後來就叫他們都知道

了，他們就都去買，我們是先買到的，他們現在還都擠在街上呢，亂熱鬧呀。

李 這對於秩序上十分不好，請你們不要送禮

吧。

張 這是袁工程師的人緣不壞，大家都還記得

我們是共甘共苦一塊兒來的，袁工程師的

生日，我們大家不能不表示這麼一點意思

，我們能有今天的日子，真可以說是袁工

程師你們領導我們幹出來的，袁工程師過

生日，我們應當送點東西來，李工程師，

楊着讓長過生日，我們也得送。

袁 不行，不行，袁副處長剛剛說了，我們這

兒現在沒有這個規矩，不准私人你送我，

我送你，實在有道理，你們趕快去通知他

們代表，就說我們大家送袁副處長的生日

禮，已經送過了，叫他們都不要再買了，

已經買了的東西趕快退回去。

袁 除了你知道得最早，誰把我們的禮先

送來的。

李 對不起，就是我送來的，我釣來的那條魚，就是大家送袁副處長的禮。

王 那本太少。

袁 你們要是人人都送來一條魚的話，把這小花園改造一個養魚池也放不下了。還有許多青菜、蘿蔔、葫蘆、雞、鴨、山羊，叫我放在那兒呢？你們趕快去通知你們的代表，就說是我的意思，大家停止買賣東西，把買到的東西立刻送回去，你們送我厚禮的熱情，我非常感謝，而且接受了一條。至於程師李組長代表大家送來的一條魚，今天我們在一塊聚餐，可是絕對不能送禮，誰論都不能再送來。

程 大家謝然。

高 那。

袁 這是我的命令，你們用頂快的方法，騎馬也好，騎腳踏車也好，打電話也好，緊急

通知他們，對不然的話，這一個人的生日禮，好像遭了一次天災，這個責任我負不了。聽見了沒有。

陳 聽見了，不過，我們這幾個人的東西，你收下好不好？

袁 不能有任何的例外，大家都是一樣的同志，不能接受的，都不能接受，不許再有任何人送東西來。

楊 你們快去通知他們去，不要再讓他這樣急下去吧。

陳 好，好，我們去通知去。

袁 大家依然拿了帶來的東西走了，陳大個子在後面。

陳 袁副處長，你剛才丟的什麼東西，找到了沒有？

袁 謝謝你，我找到了。

陳 我到了那就好，掉在那兒了。

袁 嘿，嘿，嘿，笑，笑，笑，笑，笑，笑。

陳 他也笑起來。怎麼會跑到鞋子裏去的？
（牽羊兒下）

袁 忽然發現那張表又不見了，滿處亂找。
那張表又放在那兒了？

楊 我看見你夾在那本書裏去的，（替他拿了過來）夾在你的日記本裏吧，免得再丟了。

袁 今天又太緊張了，多謝，多謝。

李 我很抱歉。

袁 李大哥，集團農場需要這種嚴格的規定，這種特殊的生活方式的；也可以說某一個時期需要有某種的規定。

李 陳大個子牽着羊又回來了，手裏還拿着兩張卡紙。

李 陳大個子怎麼你又回來了？

陳 指着後面，有兩位遠方來的客人來找袁副處長，這是他們的衛生檢查單。

李 這單子交給楊小姐。

楊 陳以單遞給楊，楊看了單急跑向袁。
你所盼望的那位鄭先生來了。

袁 鄭幼齊嗎？

楊 一個是鄭幼齊，一個是……

李 怎麼說？我們不知道他今天會到。

袁 向陳，他們在什麼地方，你快請他們來吧。

陳 大概是他的太太病了，他挾着一個女的慢慢地走呢。（下）

袁 他有了太太嗎！我們去接他們去。（奔出去）

李 李也想隨着出去。

楊 李大哥，你等一等。

李 怎麼？

楊 你知道跟鄭先生回來的是誰？

李 大概是鄭先生的太太。

楊 也許是，不過這個女人叫周安甯。

李 呀！倒沒有聽說周安甯嫁給鄭幼齊了，以

前聽說她要同那個姓羅的結婚的，可是誰知道外面的事變動到什麼情形了，也許她和鄭幼齊結了婚也說不定。

楊 這是不可能的。（看了看那人入境衛生檢查單。）

李 爲什麼呢。

楊 我有了相當的證明，不過現在還沒有到發表的時候。

李 這句話好像是一位女政客的口吻。

（鄭幼齊同袁嘉禮扶着周安甯緩緩地走來，袁嘉禮向李楊介紹。）

袁 幼齊，這位李鈞兄，你還記得嗎？

李 幼齊兄好久不見。

鄭 （忙與李握手。）李鈞兄。

袁 這位是楊着薩長。

鄭 彷彿也見過，這位周安甯小姐，大家都見過吧。

李 見過，見過，我們臨來的時候還到她府上

去過，周小姐身體不大舒服嗎？

周 我靠車。

鄭 在路上吐得一塌糊塗。

袁 快坐下來休息，休息吧。

（大家坐了下來。）

鄭 我們突然來到，大概出你們意料之外吧。

袁 我們預算，你在下個月才能到，你爲什麼

先不來一個信。

周 飛機票很快就買到，又沒等汽車，一共九天就到了。

楊 鄭先生，周小姐，吃過東西了嗎？

鄭 今天爲了趕路沒有吃，啊，你們的辦法真

週密，在離這兒最近的一個小鎮上的招待

所裏面，辦理了一切入境的手續，這裏的

衛生檢查站很嚴格。

袁 因爲這裏是集體生活，不能不注意衛生的

，你們要洗臉嗎？

周 我們洗過了，路上也沒有什麼風沙，今天

袁 只坐了四個鐘頭的汽車就到了。

袁 我去給你們拿出點東西來吃，不過沒有什麼好東西，都是些本場的出品。

楊 我到裏面去拿吧。

袁 今天送來的牛奶、黃油、麵包都存在後面的伙食櫃裏，如果你能帶出兩瓶葡萄汁來就更好了。

楊 好，我會拿出來的。

袁 (向鄭) 幼齋，你來了我真高興，許多事有你就不怕了。

鄭 這裏的規模比我所想像的還要大。我們最近還要開第二個集團農場，等你來到我們就可以準備了，地點已經勘定，離這兒不到三百英里，幼齋，我們是找你吃苦來的。

周 這裏比許多縣城都好，我們一路上看見許多不像樣子的地方。

李 這裏原本是一片不毛之地，這一切建設，

鄭 都是我們來了以後硬加上去的，現在總算粗具規模，像一個半村半鄉的樣子。

鄭 聽那交通車司機的說，那這小運河也是後來挖的。

李 我們用盡了所有的人力，建立了這個可以居住的地方。

鄭 好像世外桃源一樣。

李 用人力開闢的地方，應當比天然的地方更適合人類的生存，「不然，要我們這些工程人員幹什麼。」

鄭 所以吸引千里以外的人，安甯小姐同我趕來參觀你們辛苦的成果。

袁 我們請你共同幫忙，再完成這樣的一個地方，在開闢第二農場的時候，又需要經過一段黑暗的路程。

鄭 有你們第一次經驗和成績，以後自然要容易得多。

袁 我們希望中國能够在十年之內，有一萬個

這樣的生活場所，我們就能有一萬萬的農民在合理的科學的調度下享受到適當的生活。三民主義要在農民的生活巾實現起來，這不過是對於國家復興的一種方法而已，希望能在一個地區中做到「均無窮」和「無寡」，「安無傾」的程度，逐漸地一區一區的推到全國，把中國改成為富強康樂的國家。

鄭：看到了你們從不毛之地建設成了這種樣子，已經使我這新來的人覺得你們可以驕傲了。

袁：我們是從無中生有奮鬥起來的，當我們初來的時候遇到的困難實在太多了，許多專家學者加予批評我們幹不好，幹不了，說這是妄想，又說這是浪費，這種事業只有國家才能辦，國家如果不願再辦下去，我們也休想再有今天了，所以我對於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東西們表示萬分深惡痛

絕。他們自己不幹，也不許別人來幹，真是豈有此理。

（楊自室內持瓶杯出）

楊：我先把這葡萄汁拿出來你們先吃，還有別的東西呢。

鄭：多謝，多謝，我自己去拿來。

李：我幫她去拿，你是遠來的客人。

鄭：我是正要參觀這些小住宅的裏面，是個什麼樣子。

（楊、鄭、李均入室內，只剩下袁周兩人，袁為周斟出一杯葡萄汁來遞過去）

周：這是什麼？

袁：這是葡萄汁，本場出品的一種，營養的價值還好，只是不及「威爾遜」葡萄汁那麼甜。

周：（呷了一口）酸酸的，很好吃。

袁：我們這裏有的是因你可以天天吃的。周嘉禮，你想得到我會來到這裏嗎？

袁 我想不到。

周 爲什麼呢？

袁 因爲你對我們這種事業不發生什麼興趣，

你的未婚夫還好嗎？

周 我……我沒有什麼未婚夫呀。（不安狀）

袁 前年秋天我來到這兒不久，接到過你父親

的一封信，說你同羅大琨訂了婚，他現在

在什麼地方呢？

周 你說羅大琨嗎？他，他出國去了。

袁 爲什麼不跟他一路去。

周 幸虧我沒有去。

袁 爲什麼？

周 聽說他的船在地中海遇到了敵機，他就沒

有了下落。

袁 我，我很替你傷心，他這樣的不幸，實在

冤枉。

周 我現在同他並沒有關係，在他出國以前，

我們已經解約了。

袁 你們意見不合了嗎？

周 是的，我覺得他沒有你對我好。

袁 我對待你並不怎麼好呀，這真叫我慚愧。

周 你很天真，也很能幹。

袁 是嗎？

周 是的，所以我不遠千里而來。

袁 有朋友自遠方來，好，我們乾一杯吧。

（袁與周，對飲葡萄酒，鄭、李、楊已分別端着各種食物自室內走出）

鄭 我真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的樣子。安甯小

姐，這裏有我們想像不到的吃食，咱們快

享受一番吧。

（大家坐落就食）

袁 你們來的正是時候，假如是去年這時候來

，我們最好的糧食，不過是棒子麵的窩頭

，只有葡萄乾，可還沒有葡萄汁呢。

李 我常說我們這個地方很像一個私生子，由

我們大家照顧長大的。

袁 這是你這位乾爸爸的功勞。

李 第一位勛章還是應當你掛，自然啦，尼姑養孩子，大家幫忙才成。

（張義禮走入園中）

張 袁副處長，通知了他們，他們答應不再送來了。

袁 買了東西，回去了嗎？

張 慢慢的正退着呢，人太多了，他們想請你在大會場裏說兩句話，今天沒有事的，都在那裏等着你不走。

袁 好，好，我去，我去，（站起來隨張義禮匆匆去）

鄭 （向周）這裏你覺得怎麼樣？

周 很好。

鄭 這倒真是一個理想的地方。

周 這兒有醫院嗎？

李 這兒有醫院，楊小姐就是看護長。

鄭 有多少醫生？

楊 醫生很少，只有四位醫生，一共有四百多張病床，真忙不過來，不過現在疾病的比率很低，因為近來墾工的家屬增加了，所以產科就特別忙起來。

李 到這裏生下的孩子大概有一百多個了。

楊 現在已經超過二百個。

鄭 這真是新人新事，新地方了。

（遠處傳來袁嘉禮對羣衆演講的聲音，由這裏附近的播音機傳過來，袁的演講詞是：

「諸位老朋友，老同志，我除了感謝你們之外，我沒有什麼話可講，我今天很高興，並不是因為我活到三十歲，而是能夠有機會看到中國在極端困苦的當中，建立起這樣的一個理想的生產所在，中國的農業在科舉化、工業化、合理化中發展起來，實現了國父的建設理想的第一步，政府在農業建設的成功，應該是諸位辛苦的成功。」

續。「這時被一陣歡呼掩閉了一切聲音。」
他在那兒說話呀？

李 嘉禮在升旗台上跟羣衆講話，在住宅路口
上裝了有播音器。

鄭 這兒的設備很齊全。

李 因爲這是一個集體生活的地方，號令非得
齊整不可，把這一萬九千多人，憑藉了這
些設備，才能組成一個整體。

（繼續傳來袁嘉禮的聲音：我們中國現在
有的農場還不多，黃龍山，雷馬屏峨新疆
，西康幾個地方的農場也都在進步着，可
是我們感覺中國有組織有計劃的屯墾農場
實在太少，中國是一個農業的國家，農業
不發達，什麼都不會發達，我們要把中國
所有荒田，都變成了一區一區的農場，把
中國的土地上，散遍了糧食種籽，我們不
但要使我們這一個墾區成功，而且希望全
中國的人民人人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

李

鄭

楊

李

，當初我們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現在又
是什麼樣子，你們該記得吧，要知道惟有
農業是不會叫人失望的，撤下種籽一定會
生出糧食來，今年有十隻羊，第二年就會
生出幾十隻羊來。」這時又起了一陣歡呼

（對楊。）不錯今天就是羊的生日。

楊小姐的生日嗎？

是袁工程師的生日。

嘔！我們應當送點壽禮才對。

不，不成，這里不准送禮的。

（袁的聲音又傳來：「只要有人經營這生
生不息的工作，才知道生活的樂趣，才知
道生命的可貴，諸位因爲現在生活在這春
光明媚的農場裏，所以對於我個人三十年
前降生的這個日子，也發生了興趣，這樣
友好的情感我不能忘記，我願意把我的終
身和你們在一道工作，爲了不辜負最高領

袖對我們殷切的期望，我們要更加努力用實際行動來擁護政府，報效我們最高領袖（歡呼），本區的總務組長已經從千里以外來到我們這裏，他姓鄭，是一個非常仔細，非常溫和的人，他來担负諸位的供應工作，我相信一定會使諸位滿想，更可以引導諸位走上自治的路上去。（歡呼）第二在最短期間我又要到離這兒三百英里的地方去開闢第二個農場，因為剛剛開闢，一定又要經過一個時期的困難，希望沒有家屬的光棍同志們踴躍參加，倍我去開發第二個農場，（歡呼）第三是我私人的願望，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我能够結婚，（歡呼）不論是吃苦也好，享福也好，我也希望諸位光棍的同志們也都能結婚，在明年的今天生下更多的小同志來，將來好建設像我們這兒一樣更多的樂園。謝謝！（歡呼）（正午聚餐的時候再見。）

李 他的演說進步多了。

周 他的演說很受人歡迎的樣子。

李 因為他和這些農民相處得太久了。

鄭（飽餐完畢）安甯，你不到裏面去洗洗手嗎？

周 好吧。

（李引周、鄭入室，楊一個人整理好桌椅

，看了看錶，往小池中把李鈞釣來的魚撈

出來，袁嘉禮含笑奔回。）

袁 喂，他們呢？

楊 到裏面洗手去了。

（楊撈魚向外走）

袁 那裏去。

楊 這條魚在聚餐的時候請你吃。

袁 你先不要走，我有點事問你。

楊 你的那張統計表夾在你的日記本裏。

袁 我不是問這個，剛才我演講你聽見了嗎？

楊 講得很好。

袁 那裏，才壞呢，不過我今天有些感觸，我突然想結婚了。

楊 大概因為安甯小姐突然光臨的緣故。

袁 這也不無理由，你把那條魚放下好不好。

楊 (把魚又放入池中)你說吧。

袁 假如我要向一個女人求婚，她不肯答應我。

楊 我想她不好意思拒絕你，只是……

袁 只是怎麼樣？

楊 只是遲了太遲了。

袁 怎麼？

楊 她是個有夫之婦了。

袁 真的嗎？她的丈夫是誰呢？

楊 就是鄭先生呀。

袁 鄭先生剛剛到，你說起笑話來了。

楊 事實上她已有了孕了。

袁 那裏有這樣迅速的事啊。

楊 你瞧，(把安甯的衛生檢查單給他看)這

是入境衛生檢查單，這表格的模式還是你畫的，你看這個符號，不就是表示有孕了嗎？

袁 小姐，我不是說安甯小姐呀。

楊 你是向誰求婚呀？

袁 我預備向你求婚呀。

楊 你說向我嗎？我以為你還向安甯小姐求婚呢。

袁 不，她來晚了，她沒有看到我們困苦的情形，她不能同我一道工作。

楊 怎麼？

袁 同時我離不開你了，你比她幫助我的地方更多，今天我因為有一萬九千多人做了我的後盾，使我提起這樣的勇氣。

楊 我不好意思拒絕你。

袁 你實在不能拒絕我，我希望你能允許我馬上同我結婚，你知道我從今天起就是三十一歲的人了，在我五十歲裏無論如何也看

不到二十歲以上的兒子，你現在答應了我，明天我也不預備再搬回宿舍裏去。

楊 你剛才演講不是說過你又要去開闢第二個農場嗎？

袁 是的第二個堅苦的奮鬥又要開始了。

楊 可是你只要獨身的男子去參加。

袁 我是說怕婦女兒童受不了那種苦，如果有妻子的人，他的妻子肯去吃那種苦，當然是例外。

楊 我並不是不能同你去吃苦，可是我不能答應你這樣的請求。

袁 爲什麼？

楊 因爲你是我們這裏的英雄，如果我和你結婚，別人會譏笑我是一種虛榮的女子。

袁 英雄，我實在不敢當，你也不能存着這種觀念，我們這裏只有大眾的力量，不會有個人的英雄，就說到英雄上面，你才是真正我們這裏的女英雄，曾經忍受過別人所

不能忍受的痛苦，也曾經做過萬分艱難的工作，你的功勞使我慚愧得多了。

楊 怎麼你今天忽然學得會講話了。

袁 這，這不過是一種勇氣，這勇氣在我三十歲這天才拿出來。

楊 你讓我怎麼回答你呢？

袁 你答應我了嗎？

楊 我沒有，你等我再考慮一下答覆你吧。

袁 那不過要請你在上午十一點二十分以前答覆我。

楊 爲什麼，你的科學方法又來了？

袁 爲要在聚殮會上，當衆宣佈出來。

楊 等我把李大哥釣來的這條魚，送到大廚房裏去燒，我回來就答覆你。

袁 你對那條魚太發生興趣了，我不要你到廚房裏去。

楊 聚殮的時間快要到了，不然就來不及了。
袁 (抱着她) 請你不要失信，(吻了她的手

楊
不過小姐你的手上是什麼味兒呀？
聞了聞自己的手背，笑了。這是那魚的腥氣呀。

（提了魚向外奔去）

（袁目送楊去後，得意地仰臥在藤沙發上。）

（周安甯自內走出，四顧無人，發現僅袁一人在此，媚態走來。）

周
嘉禮。

袁
（霍然站起，讓坐）請坐，安甯。

周
你累了嗎？

袁
我會累嗎？

周
你從前說過希望我們能够在你這理想地方度蜜月。

袁
其實你同鄭大琨在這裏度蜜月也是一樣？

周
我是來找你的。

袁
那你嫁給幼齊，我也認爲很好，比羅大琨好的多了！

周
我並沒預備嫁給幼齊。

袁
那麼你的孩子是從那裏來的？

周
我那裏有孩子。

袁
我是說你帶來的那個孩子。

周
我沒有，你聽誰說的？

袁
（舉起那張衛生檢查單）我聽這個東西說的。

周
哦。

袁
這並沒有什麼關係。

周
（痛哭起來）我應當告訴你，我是有孩子了！

袁
我應該替幼齊慶賀。

周
不，不，不是他，這孩子是羅大琨的，我並沒有和鄭幼齊結婚。

袁
事實上你同羅大琨結了婚，這倒出我意料之外，羅大琨遭遇了不幸，你的情形，自然很令人同情。

周
事實上連結婚的儀式也沒有舉行咧。

袁 這樣說，你先同羅大琨有了關係，但是不能算是羅大琨的寡婦。

周 是的，羅大琨已經失了下落，我現在去靠什麼人？

袁 你不要哭，我知道你很後悔，可是這無法挽救的遭遇，傷心也沒有用，讓我們來用理智來想點辦法，也許可以幫助你解決困難。

周 你願意同我結婚嗎？

袁 可惜你來遲了一步，你應當在上次同我們一道來。

周 你叫一個傷心的人太失望了。

袁 我就是怕你太失望呀。

周 我不懂你的意思。

袁 因為我不久又要出發開闢第二個集體農場，那裏必定會遇到十分困苦的生活，不是你這樣的人所能忍受的，何況你是一個有了孕的人，不過現在這兒已經建設成功了

，有了相當完備的產科醫院，你可以長久地留在這裏，你可以在這屯墾處裏作些你可以作的工作，等你的小孩子生下來，這新中國的理想地方，可以負責把他養育起來。

周 然而他是一個沒有父親的私生子。

袁 良好的環境會養成良好的兒童，對於這小孩的來歷並沒有什麼關係。

周 你知道我是多麼痛恨那孩子的父親。

袁 只要你的孩子成長起來，你從下一代的人身上，可以得到另外的滿足，你不要哭了，我明白你有許多說不出的痛苦，可是其實在沒有方法來彌補你私衷上的遺憾。

周 一失足成千古恨，我現在才明白這句話，以往我的生活，同你隔離得太遠了。

袁 那是為一種傷感的概嘆，我可以告訴你，你只有望遠處看去，像這墾區裏就不會發生像你苦惱這樣的遭遇，因為大家是處在

一樣均衡，平靜的生活狀態中，可以謹守着基本的道德規律，所以不會再有私生子的苦惱，我叫你失望，但是我相信你在這兒長住下去，這地方一定不會使你失望的，你不要太傷心了。

周 是的，我應當忍受自己找來的痛苦，嘉禮，你不要笑我。

袁 我怎麼能笑你，社會的笑話太多了，我們只有改正那些毛病的心思，可是不能存着譏笑的眼光。

（鄭與李自室內出）

鄭 嘉禮，恭喜，恭喜。

袁 什麼事。

鄭 恭喜你三十大慶。

袁 任何人每年都要長一次的尾巴？

（遠處羣衆高唱着「天堂進行曲」等二部

）
鄭 這是做什麼？

李 大概他們到公園裏去聚殮去了。

楊 （揚小姐自外入）

他們已經出發聚殮去了。

李 我們快去參加去。

鄭 （請鄭先行）

鄭 好，走吧，安甯，你還覺得不舒服嗎？

袁 安甯，起來吧，你看看這錦繡河山，你就

不會這樣軟弱了。

（大家把她扶起來，並扶她出去）

袁 （袁把楊拉回來）

你的答覆怎麼樣？

楊 你願意怎麼宣佈就怎麼宣佈吧。（一溜烟

地跑掉）

（在唱聲響亮中）落幕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出版

河山春曉

每冊定價

元

〔外埠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吳鐵翼

發行者 戲劇研究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P2
(43.1)